國朝名臣錄

外五

共二十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

宋翼弼 龜峰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九

金麟厚 文靖公

字厚之號河西長城人正德庚午生 中宗三十五年庚子登第賜暇湖堂選入玉堂爲正字著作兼春坊說書以副修撰爲養乞外除玉果縣監乙巳後杜門不出屢召皆不就 明宗庚申卒年五十一 顯宗朝 贈吏曹判書賜諡

公在襁褓或疾恙父母飼之藥則雖苦必呑童僕背負而行若由不欲行之地必怒而呱焉自外而返亦須指從去路不由他徑見牛馬當前未嘗側步避之必

使逐而去之然後行雖在急遽中必須納履而出在三四歲已然(滄谷舊錄)

先生年五歲父參奉公(諱峋)口授周興嗣千字文先生瞠視而不答參奉公恚曰生子如此必是啞也門戶不振矣俄見其以唾津指畫窓壁間歷歷皆千字文中字也自後愛書冊手不釋而目不離亦未嘗擧聲而讀或且竟日忘食焉每以匙筋寫盤盂中字體已能纖悉平時未嘗輕易言語人或誘之使言則曰言語不可不重雖飢寒之至亦不敢發諸口傍人觀其氣色爲之保養當美味奇饌無所介於心嘗手指生葱自外皮次次劈破至

其心而後已叅奉公以爲雜戲而呵之先生對曰欲觀
其所以生之體是歲能屬聯句有曰宇宙洪荒大人居
翌年春客至曰童子將六歲矣盍作小詩仍指天而爲
題先生乃請韻以呼曰形圓至大又窮玄浩〻空〻繞
地邊覆幬中間容萬物杞人何爲恐頹連人皆驚歎
丁丑趙公元紀觀察湖南致見而異之提携撫愛常置膝
上趙公占聯曰信宿完山飽梨園之風景先生應聲曰
滯留豊沛饜梅亭之月色趙公又曰兒郎詩筆杜白王
右軍先生對曰先生處事呂吉延壽韋又有五百年之
期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數千載之河方清地應生命

世之傑之句又令製詩賦長篇句〻驚人趙公以長城
神童天下文章爲題使一道儒士製之又欲試其氣量
令官妓抱往教坊管弦裹騰服飾眩轉略不動容章甫
諸生環立賛歎有如奔雷而神色自若趙公列書錢穀
筆墨以示之曰其從汝所欲言之先生即授筆以書曰
庸童欲受陳玄管城子趙公尤爲歎服 并行狀
九歲文名大振竒服齋遵南下見之撫愛稱之曰眞是竒
童也汝當爲 東宮之臣也盖 仁廟性質生知臣民
咸仰其聖德故也仍贈筆一枝先生以木爲匣書其面
曰服齋先生所贈也以爲篋笥之珍歷兵火過三世猶

存焉

先生年未成童嘗見孔子不學詩無以言之說即取詩經讀之精熟至如國風讀大文大註十遍並小註一遍至於千遍則小註亦至百遍矣 并門人吳希吉所錄

先生爲學未嘗汲汲於擧子業務窮聖賢之學未嘗苟異於人人亦未見其有異也而其志之確然者則終無所移易焉 行狀

先生中進士後爲凡弟所勸往來京洛出入泮宮人或謂放於詩酒偏於淸虛而不知天資淸澹心神和泰有油然自得之趣也蓋其着理之功造道之地日就高明

學益精密唯與退溪李先生一見契合相與從游吳希吉所錄

拜私門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仁廟毓德春宮聖學日躋得先生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且特賜書冊又為墨竹以寓微意先生作詩以謝

東宮失火先生在玉堂上劄陳修省之道曰自古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為本蓋必親賢才可以尊輔翼而養氣質必正士習可以明彝倫而厚風俗且如向來己卯之禍朝野無不愍其寃枉然而至今不能闡陳本心顯白非辜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輒斥以小學之

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顧 殿下虛心靜慮深惟致災之原研幾於講學而致曲於存察要使本源澄澈表裡皆實無一毫私僞以雜之則邪正不難辨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偷之士習振已解之紀綱矣辭意剴切 中廟益知靜菴諸賢之寃頗示悔悟至 仁廟初服快下伸雪之命蓋先生發其機焉（幷尤菴宋時烈撰碑）

公受由南歸與方伯相遇於光山方伯爲公開尊張樂令三少妓各執杯而前聽公自擇公之所杯其名勝楊妃也酒半方伯使妓持牋求詩公即揮筆云婥妁楊家女千年汝敢優鬟迷方丈雨晴轉漢宮秋初作三杯戲終

成一笑留誰為好事者傳勝付青樓公之諸詩精敏華
麗一時罕有及者（松窩雜記）
乞養得玉果縣監時漂到華人仰見先生風儀題詩曰滿
鞭掛壁春長在夜犬無聲月掩扉其為上國之士所歆
慕如此（吴希吉所錄）
乙巳詔使張承憲至召為製述官時 仁廟初即位時
議咸欲留先生以輔新化而時事頗有可憂者辭以親
癠而歸 七月 上猝然賓天先生聞訃驚慟幾絶而蘇
因以疾解歸自是凡有除拜皆不就明廟諭以君臣大
義先生尒極陳疾病難進之狀并辭食物之賜（碑）

柳希春竄北公就別曰君遠謫妻子無所依君之弱子吾當取以爲壻君無念焉柳子景濂不才且年歲與其女不稱而竟取之 東閣雜記

乙巳丙午之間 仁廟東宮舊僚竄逐誅殺殆無虛日先生時雖在外而人甚危之害終不及 門人奇孝諫所錄

丁亥春李至男學楚辭於先生未終篇乃吟一絶 云蘭猗玉乘稱家庭竹外窓簷講楚經馳騁不須風雅未周詩三百盡和平因悲憤不自勝未得卒業其滿腔忠義有不能自掩者如此 門人梁子澂所錄

嘗讀離騷經悵然題詩 曰青楓江上來招魂白日何時得照

冤荷蓋水車消息斷夕陽揮淚洒乾坤又訓門人至宋秦檜殺岳飛事掩卷垂涕題詩曰楚辭前歲喟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忠邪那繫我自然相感謾悲吟遂痛飲而罷東閣雜記

公於 國忌雖在私家必以素食而至 孝陵禮陟之日竟夕愀然若無所依薄嘗有詩曰君年方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如弦失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偕老目昏衰鬢齒泯泯幾春秋至今猶未死泊舟在中河南山薇作 心却羨周王妃生雖歌卷耳精誠眷戀蘊於中而發於外者無非斷斷不貳之心也

先生連遭內外喪遠近咸以為憂謂先生哀毀之極性命難保先生能盡其情禮以終其孝人皆幸之歛殯葬祭之間不避世俗所忌躬自省臨無一餘憾既成服祭服祛袵及經帶有未合古規者先生患鄉布之狹連幅使廣然後如制裁折改其袪袵差大其經帶然後安焉居廬六年病不離身而時節之果香膩之菜猶不接於口雖盛暑未嘗揮箑亦不敢步出户外擇就便處叔父老奎没於癘疫人皆避之先生時在哀疚中獨排衆議親奉歛襲無不合禮 并梁子澂所撰

先生天稟純粹氣質高明胸次灑落微辭奧理不學而能

自悟階級不差規模甚正深得洙泗濂洛之脉遭時不
幸退遁山林一退之後若得其所油然自樂稱以病廢
杜門每於春秋花月良辰美景輒携五六童冠倘佯於
踈林之下嘯咏詩尚談古昔有知命樂天之志浴於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之趣及其歸也一室岺寂默然靜坐
瞑目深涵衆理之奧蘊了了乎胷中至被發問則開顔
討論春風和氣自見於談笑之間吳希吉所錄
先生自幼立志甚高不謂世俗學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而
自勵焉其教人亦未嘗不以聖賢爲期常有詩示門人
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潛心勿向他岐

慼慰此摧顇一病身其不敢安於小成而必欲求至於其極者如此 奇孝謙所録

先生膠連竹筒有如圓天之形用白粉畫於其上如日月星辰執北極環以周回有如左旋之象 吳希吉所録

先生方面清揚風神秀朗簡重寡默德兒夙成崔新齋山斗亟稱其秋水氷壺金慕齋一見歸爲小友朴訥齋謂人曰自古奇童無令終者唯此人當令終也人皆謂其有知人之鑑 門人盧適所録

先生處家有孚威如內外童僕各服其事小有怠慢不敢寬貸閨門之內嚴如朝廷聞人有喪葬患難賻問賙恤

未嘗後於人門人下成愠所錄

先生平生之志不在温飽於衣服飲食無所擇有人所難堪者而處之泰然至於祠宇之美祭享之腆必罄其誠朔望之參時物之薦終始無間嘗受先教曰攷古制正寢之爲營作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丹雘既畢次措寢堂門窓牖户房堂室序各得其所廐庫庖廚之制燕室廳事之位無一不合於古人或以古今異宜中國偏方亦殊其制而識之猶不動

先生之學明於爲已爲人之間崇道德仁義之本陋記誦詞章之習知公私理欲之所以分間不容髮而常念毫

釐之則差則千里之謬該博經傳之旨反約吾心之中以求正焉謂小學為學者立身之本今始學者無不由之而欲其終身固守故其教二子至於十年之久不敢授以他書人或勸其教以科舉之文則曰人所以為人者不在彼而在此能於小學中真切用功則雖下品之材猶不失於令名况其科第之資亦豈外此而他求也哉

先生平生用功專在大學少時正襟端坐而讀之者至於千遍而不已尤邃於易常先熟講正文而參互考證於程朱之傳益以本義為得文王之舊而玩之其於進退

去就之間亦且觀其象變而占決焉不敢區區於吐釋訓詁之末以為他日對有司之具（并梁子澂所錄）

先生嘗讀太極圖說西銘等書玩索精熟至於千遍嘗曰濂溪圖說道理精明文簡意足張子之銘規模廣濶不泛不漏若天資大段高明則先從太極上用功不然則且理會西銘以及乎太極太極德性之本領西銘問學之綱紀要之終不可偏廢（吳希吉所錄）

嘗讀禮記周易病其支離而猶患其未備欲贖得儀禮經傳於赴京之行而未及焉以近思錄為四子之階梯入道之門戶篤好而深悅之諸子百家之書雖無所不見

而若無關於道不涉於理亦無所着意而經心焉嘗曰少時嘗誦楚辞及李白杜甫之作樂其有三百篇遺意以為游藝之資其次昌黎集也黄蘓諸作則力不暇焉

先生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陰陽筭數律呂尺度禮樂名物爵祿品級郡國沿革古今歷年宮室衣服之制無不通暢曉達窮推而究極之所不為者愽奕梟盧之戲嘗恨射者君子之爭也琴者禁人於邪也心所願學而少時歷於尊長未能也

在玉果縣柳公希春以諫官罷歸海南道經是縣賫示朱文公編次孝經刊誤一秩得之便欣然親自摹寫跋其

端而廣其義購得鏤工之良者以鋟于梓令初學者莫
不由是而入焉謂治化之本不外此也又嘗於朱子大
全中得大學講義以論誠意章以上者以其脉絡透徹
義理粹白進講經筵尤足以感發人主之意表而出之
手寫一通將以貽後會元監司混見而嘉之用刊于全
州府
其製詩文平易疏暢明白簡切決不為艱深詭異之狀宏
衍富麗之態其出入場屋也未嘗挾一卷書雖論策之
繁文字必字字楷正不敢雜以亂草也書冊在案無不
嚴正修勑或借於人雖甚毀汙即須補寫其殘缺見面

書之掛壁者雖烟熏蠹蝕亦須正立拱手而䖏觀不敢坐以睨視卷帙脱落文字親舊往来書札雖隻字半行必収拾而珍襲之非獨爲後日考閲之用實不欲褻辱慢忽之歸也

先生筆法端正嚴密於真草各臻其妙實未嘗致其功而有自得之趣外敷潤而内道勁蓋與其德之外順而内達者相符世之所以用力能功者亦有所讓焉篆隷古字之體尤人所難能者也

新齋崔公慕齋金公於先生有導迪之功沒皆爲之服而記其日以致齋焉以新平宋公純爲少時受業之師往

來問訊不少懈

先生待人無親踈貴賤皆以和顔接之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而人或評朝廷得失守令賢否人物長短則非徒不敢和而荅之不悦之色或見於外言者愧而自退齊梁子徵所錄

先生訓誨後學必使先讀小學次讀大學一從朱文公成法循〻以進不令躐等故一時從事詞章者不往焉其篤信先生之教專意性理之學厭俗學古終始不變者若干人吴希吉所錄

先生嗜酒人饋之酒則未嘗問其美惡飲必至醉〻後哦

詩以自娛或問酒有何好嗜之若此曰某亦不知但得
酒既醉橫衾大卧嗚嗚而樂如此時節難與外人言也
趙希文梁子瀲嘗夜戲折梅枝揷小瓶中侍先生飲其下
子瀲曰先生於一草一木無不窮格而吟咏之無乃玩
物耶希文曰爾非知先生者即口占曰翫物非天性御
杯只寄懷先生曰趙郎知我乎仍繼吟曰梅花燈下飲
如醉又如排其非真麴蘖之托昏冥之逃而馴致喪志
者矣
容之來拜者無不求詩若非疾病齋戒輒揮灑與之雖庸
衆人不聞有曲辞以拒之也

事之未安於心者雖小不敢處嘗意屋之衡椽為僭禮而營立廳事之時病不能監視者數月矣工師已為衡椽之制塗壁茨既畢勢不可改而先生常懷歉然南彥紀以為古人臨死尚易簀況於平日乎撤之可也於是命工將役之子澂後至問衡椽為僭之源攷諸經傳而無據得不撤 幷梁子澂所錄

奇高峯以病退于鄉則每詣先生討論義理精粗巨細出入經傳無所不至高峯與退溪四端七情理氣之辨每就先生論難精究而往復焉先生唯恐名聲之出外終無一言及於其間故人不知先生亦參辨論之間也

一齋嘗以太極陰陽爲一物高峰非之一齋遂作長書極論太極陰陽一物之意送於先生使之傳致於高峰先生見其書與一齋小柬略論道器之合高峰得先生此柬並與其所與一齋論辨注復書取正於退溪〻〻答曰湛翁雖只有寂寥數語亦已見其大旨云先生立齋先壠側扁之曰湛仍自爲號後改以河西

高峰嘗就先生鄭隲亦從之反還高峰問曰河西如何鄭答曰似非塵世上人物也氣象有三代之風矣高峰稱善觀云厥後鄭謂余曰河西面貌世間未見其相似者嘗見君臣圖象李太白面來唯恰似也言之亹〻不已

鄭松江澈少時嘗執謁先生見先生眼如曙星精采射人風神灑灑不覺膝之自屈歸語家人而歎曰如吾師高峰直是超出等夷然若此於河西則如炭翁云爾 并吳希吉

所錄

金河西芊宫玉堂相與周旋其人游於域中而放懷物表中年頗為詩酒所壞爲可惜而聞其晩年留意此學近方得其論學文字其見識儘精密想其間中所得如此甚可嘉尚而遽爲古人聞來悲痛又非尋常之比也 退溪答高峰書

河西所見超詣不可及 退溪與盧蘓齋書

金河西經學精透而大節偉然 沙溪語錄

河西人品甚高問學文章皆超然自得鄉里薰其德而善良者甚多梁松川應鼎氣蓋一世見公則不覺屈服敬承謦欬不敢出一言歎嗟彌日曰厚之今之顏子也 陽川

霙訥藁

乙巳之亂知機而作者金河西一人卓乎不可及已河西生有異質沒數年其隣人名世億者病死一日絶而復甦目語其子曰氣絶之時有若為人所押詣一大衙門館宇深邃吏卒駢闐世億趍蹌前進堂上坐一宰相見世億詢其來由呼而言曰今年非爾限也爾誤來爾我

則角之隣人金某也書一紙以授曰世億其名字大年
排雲逕呌紫微仙七旬七後重相見歸去人間莫浪傳
世億者不解文字而能傳之世億果七十七而死云象村山中獨言

竊聞前輩長者論乙巳名賢莫不以河西為稱首盖以河
西見幾於急流中不俟終日而得為元祐完人也學問
文章既逈出當世而翰墨餘技又得顏柳遺法足見稟
於天者全恨不並生一時接風槩而聆緒論九原可作
微公吾誰歸象村撰書蹟跋

河西清水芙蓉光風霽月也出處之正無與公比者栗谷

豈欺我哉 牛山雜錄

金河西清風異骨夐出流俗少時受知 仁廟恩遇異常自乙巳以後絕意人事有同槁木死灰每值七月諱辰輒前期携酒入山號哭無節先生平日嘗所豔慕有詩云年〻七月日痛哭卯山中蓋實跡也 畸菴漫述

顯廟在春宮時 孝廟嘗面命之曰人臣有似忠而實奸者亦有似奸而實忠者當察其衷心之如何耳 仁宗即祚 文定大妃在東朝而 仁宗有不安節金麟厚請同參議藥〻房以非其職拒之麟厚至發拜扣胸以請之又請 仁宗移御他宮以調養觀其事則似出於

雖間母子罪不容誅而人莫不服其誠忠光海朝　仁

穆大妃在上而鄭造尹訒請光海移御他所觀其跡則

與麟厚彷彿而其心則逆也　仁宗唯以不見不是處

爲心一腔誠孝上質穹蒼而麟厚不顧一身利害急於

保護　聖躬至以議藥移御爲請而　仁宗誠孝愈彰

麟厚忠誠亦著光海則有猜疑之心無誠孝之行而造

訒乃請移御激動君心以爲固寵媒爵之計此所以爲

逆賊而事同心異者也 公私見聞

書好益

字士友號芝山昌寧人嘉靖乙巳生　宣廟丙子曰
慶尙都事崔滉　啓聞謫配　江東壬辰之亂　持命
放釋拜禁府都事爲召募官以功除司評刑曹正郞
陞折衝歷星州安州定州牧使成川府使光海己酉
辛年六十五　贈吏曹叅判
公生有異質端厚沈重游戲笑語不類凡兒八歲就學能
通文義稍長已知有爲己之學常獨處一小房讀書未
嘗出戶庭家中人號爲小房兒潛谷金堉撰行狀
年十六嘗從表叔周校理博求皇極經世書朱子大全等

書周不許曰此書非年少者所宜觀公益自發憤刻勵
夜必懸髻警寢晝不終篇不就食如是數年辯華詣蔚
桐溪鄭蘊撰神道碑
辛未壬申連有父母喪旣三年以 仁順王后之喪在殯
祥而未禫時方籍兵都事崔滉掌其事行至府勒定公
檢督之任公以居喪未禫不敢出滉怒以爲慢令督納
閑丁五十名公盡出家僮無以充其數府主以下爭言
不可以賤任責之於此人滉益肆暴怒至加刑杖以土
豪 啓聞遂有徙邊之命配關西之江東距公所居昌
原二千餘里公怡然就道無幾微有慼憤色行狀

公到配僦屋而居〻東五里許有高芝山谷邃林深有石
竇穹窿泉水流出湛然成淵投之以石其響琮琤錚金
于旁名以鳴玉又構數架之屋齋曰遂志堂曰風雷深
衣幅巾端坐其中左右圖書沉潛翫繹簞瓢屢空處之
晏如人有饋遺非其義則不受作幽居賦以見志
關西之地近於北夷王化最遠自古以來無先生長者居
其間人不知學聞公之風遠近坌集公各因其村提撕
誘掖立學規以示警省行古禮以教揖讓蔚然有河西
之風
戊子公受由歸省先塋路過京城崔滉聞之就訪而寓握

手而言曰聞君自居江東無一言怨我云真知命之君子我恐以陷君之故酷受天殃其後入侍啓曰曺好益誠一世賢士以臣謬妄之啓久在謫中請治臣之罪亟召用之儒生黃慶萃等亦上疏伸理未得蒙 宥

壬辰之亂 車駕西巡至松都柳西厓成龍更陳公之寃

上特命放釋仍拜義禁府都事公感激来迎于中和

上命爲召募官曰聞爾久在關西人多敬愛爾其召募義旅以付江灘守將公受 命而行

公遇西厓語及王室淚下如雨西厓改容曰食祿王臣反不如草野之忠誠 并行狀

曺好益往江東募兵欲救平壤既已平壤陷軍民皆潰好益還赴　行在余遇於良策驛語之曰天兵將至子毋往義州可還江東仍行召募與天兵會平壤以助軍勢好益從之余遂狀啓其由為起兵文移授好益且助以軍兕好益去聚兵得數百人

好益書生不閑弓馬徒以忠義激厲士心冬至日率其士卒望　行在四拜終夜痛哭一軍為之流涕（并懲毖錄）

是時賊將平行長據平壤四出剽掠官軍環視莫敢攖其鋒公率兵往來於中和祥原之間抄擊零賊斬獲甚多軍勢最強時中和人林仲良亦起兵討賊〻為假像二

加刃於其上曰甭爲曹某手甭爲林仲良手其爲所憚
如此
公在軍寢不脫衣竹笠皮襪下同卒隷人或以冠靴進之
公不受曰雖賊未滅何用此爲嘗於夜半急呼偏裨使
之移陣皆言不可公曰違令者斬遂移俄頃賊兵掩至
而軍已遠去衆莫不驚服
癸巳正月天將李提督如松等率大兵攻破平壤賊公屯
兵於浿江之南追勦宵遁之賊尋入咸鏡道尾擊賊將
清正之兵至於楊州三月　上下諭曰甭自中和盡誠
討賊平壤既拔旋赴北道轉鬪南下能致斬獲予甚嘉

悅茲遣宣傳官宣賜鹿皮一令用表甬㓛甬其體予至
意更加戮力行狀
甲午三月除星州牧使與元帥不相能即日棄官將出城
本州民人遮道圜守不得已暫住視事俄棄閒跳出歸
于永川神道碑
五月八江東　上問於筵中曰曺某今在何地西川君鄭
崑壽對曰臣昨於路上見之聞其家累飢餓還向關西
矣　上即除安州牧使行狀
丁酉四月除定州牧使時公久病沉綿稍間勉起赴任未
幾辭遞南還先是公先瓏之在昌原者為賊所發子弟

門人以公病重不以聞至烏嶺始聞之見星而行一如
奔喪既改葬復寓于永川陶村神道碑
庚子體察使李相元翼強要公以屯田事屬之曰沿海郡
縣蕩然丘墟欲募集軍民以實邉地非公莫可當此任
願爲國一行公設屯于尉山募得流民稍成頭緖已而
辭歸
癸卯二月移居于永川芝山村取其遠於官路而有水石
林壑之趣也結茅爲齋架木爲亭池有深潭石有高全
蒔花栽竹種蓮養魚其曰拙修堂𤈭餘齋忘懷亭知魚
臺桃花潭峡口巖皆公所命之名也每於春和景明秋

日淸凉之時與二三冠童扶攜逍遙或泛舟潭上使善
歌者歌退溪陶上十二曲悠然自得樂而忘疲自癸卯
至丁未五年之間未嘗一出洞門之外
戊申二月聞 宣祖大王昇遐卽奔哭於郡舍制哀絰成
服月朔十五日設壇北向四拜而哭盡哀 山陵已迫
力疾登道觸熱遠赴 大轝東出哭送興仁門外遂歸
家自初喪至此齋素疏食往還千里之道沉綿床蓐日
漸澌敗而猶不廢觀書越明年八月疾革倚几而坐取
朱子大全把玩良久顧謂侍者曰此冊將必以老夫不
在爲歔然也言訖而終

公天分甚高胸次無滯好學之誠樂道之心終始如一居謫十七年以黄卷為師友讀而思〻而讀必待融會貫通然後已故其真知實踐之效自有倍於他人者嘗曰吾有經傳癖又曰經傳諸書有朱子集註又有或問及章句義理之宏訓釋之詳無復餘蘊不必贅為辭說以貽架屋疊床之譏耳

公於燕居之時正襟危坐終日不動如泥塑人未嘗見其惰容聖賢之書斯須不釋於手教訓學徒雖隆寒盛暑非有疾病則不輟函丈之講每日必鷄鳴而起盥櫛衣帶或觀書徹曉或靜坐待朝至於祭祀之禮尤致謹焉

凡百器用別所以藏家衆執事者皆令前期沐浴以布掩其口鼻然後滌器具饌果實有皮者去其皮膜然後以水淨洗南土所產西方所無之物覓來藏貯時至而用之井泉之水預為陶淨不使他人混汲醋醬亦置別器不為常用皆可以為後生法也并行狀

公每日初昏仰觀天象時閱易爻而弄籌珊珊人莫知其所以也神道碑

公之學最邃於易至如諸史子集外家兵書天文地理陰陽之說亦無不通而未嘗語及於人故人亦罕有知其
知之者壬辰四月與人遊山寺忽南望悲歎人問其故

公曰故國松楸已為賊窟安得不悲乎壬寅春與鄉人
語及邉事公曰南方不湏憂自古有南寇則必有北患
此後如有北邉之亂則女真以射獵為事馳驟坂如平
地避亂之難甚於島夷湏於險阻處設砦以備方可得
全至丙子丁卯而驗焉行狀
公所著有心經質疑家禮考證周易釋解易象推說及論
為學之要理氣儒釋等辨大學童子問荅𫎇黃李杜詩
家句註等書而心經質疑家禮考證為成書其餘皆未
脫藁或多散亡神道碑

黃俊良

字仲擧號錦溪平海人退溪門人正德丁丑生　中
宗三十二年丁酉生員己亥庭試直赴庚子殿試分
隷國子歷兵禮曹佐郎司憲府持平新寧縣監丹陽
郡守星州牧使　明宗癸亥卒年四十七

公生有異質夙解文字出語卽驚人以奇童稱年十八就
試南省考官得公策擊節稱賞由是文名籍甚每試輒
在前列

公爲人頴秀不凡明敏有風標眉目如畫才調華贍將無
施不可旣歷踐州縣則又不以職務爲卑冗抑首文

簿盡心民事其在新寧歲值不稔視民之飢若己飢之
賑恤得宜民以蘇息前政逋負公能節縮補填穀充則
焚其券尤留意學校增修文廟力加勸導又就古縣刱
學舍一區扁為白鶴書院藏書置田士心興慕
丁巳朝廷以丹陽凋弊特遴周公為守下車考視四境則
僅餘數十户盡疲悴顛連者乃詢究積弊之由慨然曰
官以民為本此弊不除吾民無生何以官為即上疏極
言之其綱一其目十 御批奬諭曰無非愛民憂國予
甚嘉焉 特命限十年蠲貢二十餘條由是丹民鼓舞
流亾四集

丹陽鄉校瀕於山澗往往有侵齧之患公命之移建得地
于郡治之東材良制美一邑改觀其不以財殫而緩風
化之原如此又以郡之前賢禹祭酒倬經學忠節皆足
爲世表於文廟西偏別搆一間屋以祀之
庚申拜星州牧使先是盧牧使慶麟建迎鳳書院于古碧
珍之墟公曰以增飾致美又重修文廟恢拓舊規會吳
斯文健爲州教官相與志同議合揀取弟子若干負分
爲四等令吳主教而已任其撿督每月一會講令其背
誦所讀書因爲之論難疑義考其勤慢第其賞罰州東
有地曰孔谷因諸生願立書堂公欣然營搆扁曰孔谷

書堂又於八莒縣立鹿峰精舍訓廸多方各隨其資之
高下成就者甚多
始商山周侯世鵬爲豊守公以後進多與之往復論辨其
異同從違之間人已知其見識之明然而猶未能造其
堂而嚌其胾故其在於朝惟以文辭名其後稍從師友
間聞性理淵源之說始知所謂學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十

趙憲　文烈公

字汝式號重峯白川人嘉靖甲辰生　明宗二十二年丁卯登第官至奉常僉正壬辰倭亂起義兵死節於錦山　贈吏曹判書賜諡

公年五歲與羣兒習千字文于林亭有達官呼唱而過羣兒爭聚觀之公獨端坐讀不輟達官大異之下馬詰之公跪對曰專心讀書父命也達官歎賞不已曰此兒他日必為大儒

公儀表偉然巨耳長身目光如星自少莊重嚴毅人不敢

以嘲戱加之
弱冠游泮宮時舘儒疏論妖僧普雨連月伏閤人皆相視
懈怠獨公毅然特立終始如一衆皆屬目
壬申爲校書正字時 上降香佛寺舊例舘官必觀監封
公上疏言曰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臣所不忍也
上大怒將置極典賴諸公力救以削官自是直聲籍
甚(并尤菴宋時烈撰行狀)
甲戌以質正官赴京上書禮部質問聖廟位次略 曰周程
張朱功不下孟氏而未陞配享之列楊龜山旣是程門
高弟張南軒則私淑龜山而反居其上者何歟羅祿章

嚴毅清苦洞見道體李延平師事豫章獨得奧傳而二
人皆闕從祀之典者何歟陸象山操持謹質恬靜寡欲
非無可敬服者而偏守良知之見坐俟頓悟之機其眩
人塞道之罪殆若過於荀揚而黜彼陞此抑有說乎呂
東萊之於朱子同心協力講明斯學而真西山則聞而
知之者也二賢之出先後殊時而乃以東萊位於西山
之下其有可據耶朱子嘗稱黃直卿曰吾道之托在此
者吾無憾矣及其易簀備述行狀續輯儀禮通解可見
其心契師旨能成師志董氏所謂得紫陽之正傳者信
乎不妄而不得與九峰同功之賢共列從祀者何歟禮

部諸公歎服而相與往復焉公諦視中朝文物之盛慨然有東周之志還朝條上其功於施為者八事曰聖廟配享內外庶官貴賤衣冠宴飲食品士夫揖讓師生禮接鄉閭習俗軍師紀律也

其論聖廟之制曰臣謹按王莽稱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又謚為宣王而顏子以下秩稱公侯伯其稱公稱王者於夫子所謂君〻臣〻父〻子〻之道一切悖乱曾謂責家臣之詐易大夫之簀者其肯安乎斯名乎況自稱皇帝而以其所以封其臣子者強加之尤非所以尊聖人故嘉靖十年因大學士張孚敬之言一正千載

之誤而我朝猶襲前陋恐當議改者也臣又按東西廡
之從祀所以報聖門之有功而示來學之趨向也蔡冉
顔何則未有所考矣林放蘧瑗不是升堂之列而鄭衆
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亦非純儒故黜于從祀而放之好
禮瑗之寡過則可為人師鄭衆諸人翼經之功不可不
紀故各祀于其鄉公伯寮身游聖人之門而嘗欲反害
夫子之道荀况謂性為惡謂思孟亂天下戴聖身陷贓
汚劉向喜談神仙賈逵傅會讖緯馬融為梁冀草詔以
殺李固何休觧春秋黜周王魯王弼宗旨老莊王肅佐
司馬昭篡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将不義吳澄出處不正

而學又陷禪是宜見擯于洙泗之列矣　世宗皇帝斷
然改正而其在我朝尚列于從祀恐當議黜者也后蒼
始註禮書而大小戴之禮賴而傳世王通學近於正而
格言有荀楊道不到處歐陽脩扶聖道闢異端朱子稱
為仁義之人胡瑗修己治人之學首洗隋唐趍利之習
楊時承程氏之緒下傳羅李以及朱子薛瑄奮乎絕學
篤志力行所以弘治附以楊時嘉靖益以歐陽胡薛我
朝所當請求以從之者也惟陸九淵之學不事講問專
務頓悟朱子固憂其說之為害而流傳益遠旨歸禪學
如王守仁之敢為橫議詆謗朱子者而尚請其從祀如

此之流恐不可效尤而苟從也臣又見聖廟西北有啓聖廟啓聖公孔氏在北顔無繇孔鯉在東曾晳孟孫在西東西廡又有程珦朱松蔡元定盖學校所以明人倫也父居子下豈安情理故　世宗皇帝始作別廟春秋釋奠同時行事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我國亦議立廟春秋同祀則庶乎倫全理得而一國之爲父子者定矣 并謚狀

爲通津縣監內奴有犯法橫恣者杖殺之逮問金吾配富平在配丁外艱家去配所不滿數十里以法不敢奔喪朝暮哭擗聞者莫不感泣 清陰金尚憲撰神道碑

辛巳為全羅都事未幾鄭松江澈為本道觀察使公時與
崔永慶李潑金宇顒諸人友善頗信其說以松江為小
人不可共事即日棄去松江固請見曰聞公以我為小
人將去信否公曰然松江曰公與我素昧平生何以知
之留與共事見其為真小人然後去未晚也公不聽牛
栗兩先生勸令還既相處日久交義甚密始曰吾為人
所誤幾失公矣時士論携貳爻象不佳公以詩上栗谷
有氷炭元難合陽和恐漸消之語 諡狀
為報恩縣監到任數月上疏極陳民間疾苦及內修外攘
之策且請立 魯山燕山後旌表成三問等六臣禁制

王子第宅李公山甫以敬差官復　命上問治有聲績者李公對曰臣所按右道別無善治左道趙某之治民爲第一云

栗谷已沒黨議愈激公見世道日非不欲近在畿輔自報恩仍寓居於沃川郡之安邑縣林壑幽邃人烟鮮少日與從游之士講論不倦時往田間勸課僮僕倘佯而歸

并行狀

丙戌公州提督趙憲疏陳李珥成渾學術之正忠國之誠又斥時人妨賢誤國屢萬言留中不下攻之者皆以爲憲素無學識又不能詞章必聽唆借手也憲又上疏極

言朝臣朋比之狀兼亦聽囑借手及留中不下之意

答曰角之封章久矣近來心緒不寧未暇披閱徐當發

落或歸任而或留待任畱意之仍　傳于政院曰趙憲

曰求言再陳疏之誠可嘉下該曹回啓於是滿朝宰臣

紛紜辭避　玉堂上劄請罷尹卓然等又於榻前極力詆

作　上皆不聽紀年通攷

丁亥又作萬言疏仍論鄭汝立凶悖比之羿浞又為文以

辭先聖其辭曰出位謀政貽垂訓戒危行言遜又有至

誠而利口覆邦家子之所惡謂吾君不能孟氏謂賊某

於前秋痛師友受誣陳疏闕下再竭愚悃吾　王睿聖

庶幾改之而陰沴之氣務欲掩蔽將来隱憂不啻洪水猛獸之患朝論不靖反咎由某公輔承乏曠職者越月士信異言咸懼學某而狂踈俊傑髦俔成就者無期玆無顔面可居皐比今將軍輸心膓三籲閶闔而身歸荒谷擬俟誅命之及嗚呼用私行藏非小子之可望果於忘世實先聖之所歎拜辭明庭不勝永慕於是請於方伯冀以其䟽轉達于 朝時方伯權公徵慮其必有大禍堅拒不受遂退還沃川杜門講學行狀

戊子十一月趙憲聞平秀吉遣使求和自沃川徒步詣闕上䟽請絶和先是憲在沃川自五月至九月連封䟽欲

以縣道傳達監司不肯 啓聞至是聯其五疏俱上之
其初疏有曰一言不行退走深山臣所不忍也投章之
後以易計月自復而泰自泰而大壯及于乾已見六陽
之長妄意天心悔禍卿士思愆而蒙蔽益甚掩冒滋深
魑魅魍魎迭肆幻怪朋家作仇而謂之無黨仕路極溷
而謂之清朝民生垂散而謂之少康邊猷久拙而謂之
無虞使殿下憂勤惕慮之意自懈於燕安之中望道渴
賢之誠潛消於十寒之際又曰判渙之形决於帷幄而
焦爛之禍及於林魚安危二字將不暇言而存亡之機
已决休戚二字已不暇言而散亂之執已成臣實不知

孰宣惠澤而諭民肌骨孰渴心思而明鼎俾王以為維持鞏固居守數十年之計乎其自疏有曰夏雲滿山所未聞於前史松枯地陷亦甚駭於往牒必以幽隱寔繁而怨格蒼穹也佞幸鴟張而言路壅塞也所謂大命近止者恐在斯今折足之凶明覆公餗而臺臣侍從皆其腹心羽翼故迄無一言臣竊痛焉其三疏有曰苦思深憂自有難忘於一飯之頃刳肝為紙〻有限而言不竆瀝血書辭〻有涯而誠難盡若思出位之戒而括囊齚舌則已明君訪落之秋欲陳萬物之不平者則其言宜多而不必簡古人封章之際有或條陳而不足以盡懷

者則內以細註旁通物情外有貼黃特達領要一生襞
積之懷遠寄於一封誠出於不得已也臣今無狀師友
被誣之故妄達於前秋幸蒙　聖主優容不即誅斥而
當路攻臣不遺餘力居停主人並被舍臣之責遂使都
入聞臣之至則閉門不納臣之獻言之路只有因監司
轉達用古人貼黃之規謹付別章於疏表而監司謂非
近例使臣去之其四疏有曰匹夫而陳社稷大計草野
而議朝廷是非人皆以爲齟齬可笑而㓀室嫠婦猶知
曾國之憂則大計不可以匹夫而忽之也石工安民不
忍刻奸黨之碑則是非不可以草野而慢之也閭士習

之日訖痛王綱之頹紊直指奸宄之囊槖以窟穴之所
伏人之聞者竦身咋舌咸謂臣之生死决在今日臣固
欲卷而藏之伏以疏中涉於　聖躬文字不啻數百投
之江中臣所不忍也投之烈焰又所不忍也其五疏有
曰臣之所望於　聖主者不過欲黜退十餘貪佞終以
籲賢活民而已非欲借尚方之劒斬張禹之頭而徇利
之徒聞臣有疏妄起邪說互相恐動陰令守令沮臣獻
疏至使八月十三日改送監司之閱並臣疏滯于公州
十餘日然後達于臣家臣以二十八日即改付送而又
滯于公州十餘日不達于監司而還棄臣家臣之所陳

俱係 宗社大計則豈容一武夫壅蔽乎至於校奴奏疏者無罪受杖使千百涉聖文字委辱鞭笞之庭緣臣固滯仰貽國蓄之罪至此尤重又曰爰自臣疏之滯秋霜晋殺天日恒陰 聖主若用臣之言八九而天不開霽日星無光則臣請延頸待誅以謝妄言之罪 上下備忘記曰今見趙憲之疏乃人妖也豈非寡昧於賢相名卿平日不能待而至誠委任不專有以致此耶此疏一下所損甚多予嘗受過已焚之矣顧史官大書予過以戒後世憲府啓請削版玉堂亦請罪 答曰予雖不敏固非一憲所動渠亦何必其說之得行乎其心術有

在政欲傳其疏也予焚其疏乃焚其心也若以焚疏為非則予當甘心受責若縷〻相較與之對下則反為朝廷之善非予所喜也（休窩雜纂）

公退歸歷訪徐處士起處士大責曰土亭先生以公為遠大之器望之如山斗豈意今日即欲為陳東潛菴之流乎輒面壁不語公曰試觀我疏處士掉頭曰固不見也公乃自讀其疏讀未半處士不覺起立整衣冠再拜謝曰賴公此疏吾東將免為夷狄矣其抑洪水驅猛獸之徒乎

公篤信牛栗二先生只以擯斥二先生者盡為小人以尊

崇二先生者皆爲君子論議奮發時有不中以至讎惡
堵立至於按治居停主人使無容接而親舊亦多拒門
不見獨沈一松喜壽日往候之且以詩慰之有狂言滿
紙皆忠膽鬚鑊前頭戴 聖明之句
己丑夏公又持斧伏闕極言朝政得失及羣小誤國且請
明聖學省刑罰戒奢侈節嗜欲蠲租賦又極論賢邪之
分兩司交章請竄 上久不允至於玉堂亦上劄論之
然後乃 命配吉州嶺東驛 命下禁府吏卒相與歎
曰此公之忠直反遭此禍耶時仇嫉者莫不甘心惟南
窓金玄成追贈毛衣以詩贈行

公聞即登程金吾辛亾之曰來時同班戒我言趙某賢者
聞 命必不暫留汝必以夕抵家令夜治行所以遲暮
而公曰〻 君命不可宿徒步夜發而使家人束裝隨
之
公自沃川徒步踰嶺凡二千餘里備嘗困極雖蔡西山之
脚為流血莫能過之而公之氣貌容色未嘗少挫焉時
鐵嶺以北癘氣大熾死者十常五六公之長男完基幾
死僮僕蒭典與二奴皆死公雖極傷痛然亦無怖色儼
然端坐於四隣積屍之中講誦不輟夜以繼日或親至
病家投藥救活而終無恙人皆以為正氣亘乎天地厲

鬼亦不能染也

舊例配者必私於驛官皆以奴僕代立其役而又或有全

免者公獨不然必身自當之曰朝廷正欲以此治有罪

者必要免此是不受　君命者也故使命之過者多不

入嶺東

嘗值初度日爲文以祭考妣曰不孝無狀荒墜先訓妄言

時事謫此嶺東茲値生我劬勞之日邈處丘壠隔絶之

地永念儀容如不欲生菸惟混氣之游無往不通思之

所存致慤則著

鄭汝立謀反事覺自殺其黨與皆伏誅湖南儒生梁山璹

等上疏訟公 上曰當初之竄實非予意即命放之公
回到北嶺有詩曰北闕 君恩重南州母病深磨天有
歸日感淚自盈襟
初倭酋秀吉再使求和朝廷將遣信使公聞之在謫上疏
時方伯權公徵以詞語太峻托以誤書再三却之及聞
汝立之反又以一疏備論逆節之萌非朝夕之故又論
通信之擧必為狡虜所陷再請權公上之權謂曰公既
以言事方在謫中況今逆獄大起人心洶懼遣使通好
朝議已定此疏不惟無益必將滋禍公曰目覩國家危
亡之機決於呼吸為臣子者所當極力論諫若以一身

禍福爲慮則豈臣子愛君之道乎且死汝立公尚畏之
生秀吉來則當如何權不得已並前疏上達　上曰此
人欲再踰磨天嶺耶
公未及還朝吏曹擬　公典籍　上曰此人不可輕用吏曹
誤認　上意改擬禮部　上大怒黜吏判洪聖民爲慶
尚監司公聞之直赴闕下席藁待罪三日不去城中士
庶相與聚觀見其忠義感發歎曰天生趙　公爲社稷也
庚寅公南遊嶺外登霽月堂爲文祭圃隱之像又拜朴吞
判彭年之祠而吊之冶隱之居濯纓之廟莫不尋歷以
寓景慕之意

是歲朝廷竟遣通信使辛卯平秀吉又遣玄蘇等回謝且
請假途西犯　上國上下遑〻莫知所措公自沃川白
衣詣闕請斬其使以奏　天朝曰今日之事安危成敗
只在呼吸惟有亟斬虜使飛奏　天朝分致賊肢于琉
球諸國期使天下同怒以備此賊猶可以補復前過李
蒲住之一紙資級見失於　上國而張寧來責之日
世祖爲之無顏况此秀吉假途射天之惡不啻蒲住而
飛辭陷我之術當不止於中樞資級矣若　天朝不悟
其姦或發唐朝之怒則當有蘇定方李勣之師來問濟
麗之罪矣　聖主將何以謝過臣民將何以免死乎假

使中國未暇謀蘇李之師謂我倫胥為夷許老悔之史氏書之則堂堂禮義之國不亦羞辱之甚乎又曰秀吉之於我國日以吞噬為計其包藏禍心憯矣而乃盛偹支待無異乎華使嶺湖各邑盡率吏民出候院驛留時延日一不顧防偹之事使其奴倭驕我將吏如臧隸不敢為一言責以禮義豈非可為痛哭者也陸賈正色而屈尉佗之箕倨范仲淹焚書而折元昊之悖慢彼皆卑車屏從而壯我王氣片言據理而挫彼兇鋒曷嘗如誠一之輩載粮千石持國樂娛賊乎賊酋姦譎有萬不測而彼乃還啓謂賊不來以懈壯士之志時所謂一德大

臣則感稱王倫善於奉使俾竊金章之寵惧有公議之
或激則乃謂秀吉非真叛逆是可以塞泯為純臣子又
曰海南萬里如無肯行之人則臣願假一節充備末价
星夜西馳以玄平頭顱獻于天朝竊欲包胥之哭以明
我　王心事借馬南陲分致賊肢于南洋諸國喻以整
兵伺便期使此賊不容於覆載則臣雖死於道路亦可
以脫臣老母於俘徒之辱矣又為貼黃曰今者賊使將
入東平臣之封章吁已晚矣今不誅此熒惑者奔告于
上國則必當因繫而奏聞第慮　上國生致玄平以
問曲折則彼輩姦謀揑造無形必陷我於不測之地矣

雖十應奎餓金庭百日萬無為　聖主分疏之理矣萬
國瞻聆輻輳燕庭則今欲講之者適所以彰國過而啓
禍釁也六軍不發之秋雖或斲國忠而鞭林甫唐家社
稷之恥實未能昭洗須以胡銓之疏先斬倫近以謝
宗社次斬公孫述撤難唱之使以謝　上國然後　聖
主令名早有聞於天下緩急有得力處矣疏入　上謂
左右曰趙某屢上狂妄之疏至於流竄而猶不知止真
無恥者也公待　命於政院門外三日而不報叩首石
礎血流被面觀者如堵或譏真自苦公曰明年竄山谷
必思吾言矣又自草奏文及諭琉球對馬島日本遺民

等書斬玄蘓罪目與嶺湖倫倭之策以進不出前疏之
意而語益加切政院以公言不詳廢格不納公知國事
無可奈何退歸田廬每仰屋長吁而已
壬辰二月夫人辛氏歿公以為事變之作將在朝夕渴葬于
家後三月往省金浦先壠撰文而祭之告以將亂永辭
之意四月賊果渡海長驅不數日踰鳥嶺 大駕西幸
公聞變痛哭即往清州與李瑀金敬伯等謀起義兵時
昇平日久士民不識兵革皆蒼黃失措不可收拾乃還
沃川與門人等募得鄉兵數百遮截報恩之車嶺與賊
相遇幾為所害賴門徒力戰而却之自是賊不敢由是

路而西

公移檄于湖嶺募義旅略曰顧玆島夷之爲寇甚於苗民之不恭殺人若刈草惡盈一國弑君如獵狐罪通于天甘言詐計初要啗利而同人匿跡潛師終欲越海而爭地憫 龍輿之遠遊悵望辰於塞外豈料數十州縣終欠一介男兒天佑朝鮮尚全湖海一域民思周道豈無楚户三良又曰肯使無道之殘賊久容不蹟於明邦志不懈則神感人隨事欲成則天助地佑誓掃卉裳於疆域期扶李氏之社稷

時巡察使尹先覺與守土者皆以爲兵民之可用者多應

義旅不利於官軍方且沮撓之公乃與門人金承業等
欲西赴 行在歷見巡察于公州力言君臣大義巡察
請留與同事數日之內應募者近千人
有安世獻者素悖惡無行變衿多殺我國人剪髮爲倭級
以要功公倡言其罪世獻怨之往說巡察曰公擁一道
兵曾無尺寸之功而趙某則奮起於放廢之中先公着
鞭彼若得志必治公逗留之罪巡察然之乃移文列邑
因繫義兵之父母妻孥又以靑陽縣監任純以卒百餘
隷公繫於公州將加軍律以此旣集者還散公以書責
之曰書生疎迂固自知其不可殺賊矣區區憤懣之心

只欲因民怨奮同力致討則山川鬼神宜助天怒而咫尺哀痛之敎格而不奉何哉某遍聞軍中之言萬口一談咸欲殺賊而徵兵數月費盡官粟養了數千士卒畫江自衛旣不急於討賊又無意乎勤王而信頑童挾韓之議抑忠臣義士之氣未知令意之所在也巡察得書大不悅公以爲旣忤主將難可有爲遂往湖右若干士友之素慕公者相率而来招募不籍於官軍者得千有六百餘人違其分部巡撫定山溫陽等地以声勢控制人心大安遂自洪州直抵懷德

是時倭奴方據淸州防禦使李沃及助防將尹慶祺軍相

継奔潰僧將霊圭獨與賊相持屢日公聞之急向清州
一面促李沃進軍八月初一日與霊圭合進薄城西門
公親冒矢石士皆致死賊大衂退走入保我軍將登城
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地晦冥士皆懍懍公歎曰古人
云成敗在天信然乃鳴金小退是夜賊焚其屍從北門
潜去自是湖左諸屯賊望風皆走方戰時公令李沃設
伏於北門外沃不從故餘賊得脫軍中莫不恨沃
破賊之後公即裁一疏使其子完堵及全承業賫上行在
曰臣某北望閔河血泣四拜劇賊憑陵　宗社灰塵
乘輿播越極於鴨江之濵凡有血氣者莫不慟傷矧臣

愚狂位卑言高屢坐重罪己丑以後自分必死幸蒙
聖慈放臣草澤之中聽臣躬耕養母天地父母之恩蔑
以加矣臣之分義固當粉骨捐身以報　聖朝又曰臣
既不爲杜甫鳳翔之行則義當糾集鄉兵竭力轉戰庶
幾回鑾而緣臣孤賤人不早從再發檄書應者頗起又
被巡察不許官軍應募既集者還散臣雖北望長痛末
如之何乃與數三同志閒募閑役人數百建旗招衆遍
走海郡得募千人然後擬爲北行之計又曰唐之玄宗
幾失天下而能用陳玄禮之諫倉卒之中罰息正法而
國忠斬頭林甫斲棺故民心洽然忠臣義士得盡其力

李郭成功如建瓴然宋之高宗雖有江左而不用李綱張浚之言常使江黄秦檜之徒不離左右故宗澤岳飛將有迭乎河北之望而沮抑多端至於矯詔殺之而賢如孝宗亦未成混一之功今之八道破碎者幾邑而朝廷威令所及者幾路乎主和招寇甚於檜姦戕賢誤國甚於林甫積怨市里甚於國忠者迄保首領將何以慰民心而振士氣乎時安世獻又懲患於巡察曰聞趙某疏中力詆令公此疏若達必得重譴巡察乃遣腹心詗以撿督舟師禁遏陪疏人使不得渡承業等偵知其狀以疏出示之乃許登舟

先是公見李沃諸以粟米數萬石分賑飢民又以牛數百分授村人以備耕種使為根本之地則民頗安集而恢復之功亦可得力矣沃恥其無功乃曰已與巡察議定不可留此以資賊悉焚其穀而去公遂決意勤王飛文一路整軍北行

巡察恐公至 行朝盡發其所為乃曰幕下士説公曰吾始與公相歡今有細人之言小不相能吾已悔之且清州之戰已服公忠義今則矢與公死生以之願釋小嫌期成大功今聞錦山之賊將有侵軼兩湖之勢不如同討錦賊之議後者然後勤王未晚也諸將佐亦言賊無

所不彌而獨餘湖西南一片土失此則無國矣宜先滅
錦山茂朱等諸賊乃許之得也公以為然乃還公州又
與巡察議不合蓋巡察只欲沮公之行而已實無意於
同事也將士多被巡察所困麾下稍稍散去只有七百
義士願從之公慨然移軍向錦山
有李山謙者土亭之子也帥數百人自錦山退走曰賊之
據錦者皆精鋭數且數萬奈何以烏合之衆當之宜按
兵相勢毋輕嘗大賊公泣誓曰　君父安在敢言利鈍
主辱臣死吾知一死而已遂與靈圭聯兵而進曾與湖
南巡察使權慄約以齊擧夾攻權移書改期而公已抵

錦郡之十里地賊詗知兵無後繼乘未備而逆之公令
曰今日只有一死〻生進退無愧義字士皆唯命不敢
違力戰良久賊三北幾潰而我兵矢盡無可為會日且
入兩軍不相見吏士皆無人色而公意氣自若督戰益
急賊悉銳攻之遂入帳下有偏裨數人欲脫公力挽請
跳公笑解馬鞍曰此吾殉節地丈夫死耳不可臨亂苟
免也遂援桴鼓之士爭趍死至張空拳相搏而猶不難
七百人無一逃生者賊死亦過當勢遂大挫收餘兵還
陣哭聲振野運屍三日猶不盡乃積而焚之與茂朱諸
屯賊皆遁去湖西南賴以得全并行狀

趙憲期朝日共擊賊今既布天下兩營陣未具靈圭謂憲
曰兵有備無患作營未畢明日不可戰憲心畏良久曰
此賊本非我敵欲區區速戰者徒以曰忠義之激衆士
氣之銳也翌曉賊引衆先出時靈圭作營粗完憲軍露
立於野賊遂薄之諸軍大呼合戰短兵相交殺傷相當
賊兵久而益至憲軍見賊暫退遂移入靈圭陣賊踵後
乘之諸軍遂大亂赤手搏戰猶不少挫未幾憲為亂兵
所殺或謂靈圭曰趙義將死矣賊益至不如去之靈圭
大呼曰死則死耳豈可獨生麾戰終日靈圭亦死諸軍
盡死無敢退生者朝廷所賜段衣等物中道而還

憲起之曰遠近皆曰趙憲起矣何患賊不平至於平安黃海之民在深村僻巷雖平日未相見而知者皆曰此嘗持斧刀伏闕下者乎人皆謂此人真忠臣〻〻起兵賊可平矣至是敗沒 并寄齋雜記

公戰沒翌日公之弟範入戰所尋公屍則公死於旗下而將士相與枕籍環其側範負屍還殯沃川蓋四日而顏色若生張目掀髯怒氣勃〻人不覺其死已久也公長子完基狀貌魁偉兵敗故華其冠服僥倖其代公死賊認為主將而矻之

公之始起兵也 行朝聞之 下教嘉賞拜奉常僉正而

公未及見及沒追　贈吏曹叅判并與元基旌表其居
錄完堵爲叅奉月廩其家并行狀
憲起兵凡數月未嘗鞭笞而士皆用命所至肅然聞其擧
義遠近赴募雖被當事者力沮而亦多愛悅不忍捨去
及聞其敗湖右賤隷皆食素巷哭
石洲權韠有詩曰幾折雲臺檻長吟楚澤醒從知大君子
不處小朝廷直氣干天地孤忠炳日星崔嵬錦山色萬
古只麼青并日月錄
鄭松江祭公文曰吾友汝式學孔顏而慕誼原欲死於直
終死於節吁嗟乎汝式

公性至孝纔免襁褓已知事親禮父母有命之必跪而對有書於父母必盥濯整衣冠祭祀極其誠敬平日不食牛肉一日爲尊長所强泫然曰吾父臨終思食而貧不能供何忍食之繼母金待公少恩一日往外家外王母泣言之公俯伏聽即辭歸久而後来者外王母詰之公曰前来彰吾母過人子所不忍聞故不敢来也外王母大奇愛之公起敬起孝惟以底豫爲心金終感悟曁公沒晝夜號哭不止 諡狀

公自幼嗜學每激昂自誦曰天生男子豈偶然哉家甚貧隆冬盛暑衣履盡弊而徒步從師不避風雪以親命守

望田間則先就壠頭橫木爲架整置冊子而背念之歸
則躬採薪爇親埃暵火而讀焉或放牛于野則必執書
隨之且行且閱潜心致志有時失牛所在焉每夜必誦
庸學及離騷經出師表吟哦慷慨達朝不寐最好朱子
大全一皆成誦晚更純熟則只取目錄於道路逆旅之
中循環念過有難解處則輙疏其傍以自參考於語類
亦然
公爲學一以踐履爲主每誦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
敬之説未嘗不三復玩味居家日用必本於小學後生
之請教者雖年至三四十必先課以是書焉受周易於

牛栗兩先生歸則閉户沈潜仰思俯讀蓋不知其遍數故其於占候推測之事亦皆旁通而徹微焉

嘗於保寧旅舍有李上舍者適與同宿旣夕公命從者燃松明出橐中書整衣冠危坐看閱乃名臣言行錄也又出擊蒙要訣示之曰曾見此書否修身應事之要略備於此爲士者不可不先讀此書李竦聽公乃出紙裁爲一冊傳寫以授鷄鳴始寢昧爽又起看書李同行數日未嘗見其暫輟而其所言無非爲己力行之事也其奬進後學之誠又如此

嘗渡陽川江中流大風舟幾覆同舟者面無人色奔走啼

號公凝然不動闔眼拱手須臾風定舟旣到岸舟人皆
怒曰一舟之人皆將淪死子何獨晏然而已乎公笑曰
死生有命豈奔走啼號而能免也犯而不較聲色愈和
有士人金亨載者大加敬服顧止怒者納拜而去幷行狀
嘗與李潑爲友升堂拜其母及潑搆誣栗谷遂絶交己丑
獄起潑母被逮公伏路左謁之以毛衣一襲餉之曰日寒
如此々物雖陋願備行資哭而送之人服其義諡狀
趙憲常言汝立必爲逆及獄發人謂憲曰公何知汝立之
爲逆乎憲曰吾非先見之明汝立嘗於榻前頗有不好
底辭氣 上曰汝立多氣不合於近侍熟視久之汝立

殊無惶恐之色及退沒階又瞪目回視此非逆賊乎 癸甲

錄

公之持斧伏闕也寓於市廛晝夜遑遑常有憂色主人問其故不荅惟流涕而已時主人屋傾圮將倒用大木撑柱

公自外来見之歎曰此屋則得此木可支數年我國家將傾誰為扶之因哽塞不能言

辛卯遊大芚山一日對食推輿四僧曰明年有變我當赴難共此飯者可来同事僧佐之佯應曰諾後三僧同死於錦山而其一名粲猷者病未赴而言之如此云 并謚狀

申恪宰迹安權徵按關西公貽書二人曰明年必有倭亂

宜速浚壕增陴權公見書笑曰縱有賊来豈至衝斥兩西耶恪雅服公即治守禦之具後李公廷馣竟以延安却賊至今延安之民皆思二公之功而不知其實出於公也

壬辰四月公聞東南有聲如巨雷驚曰此天鼓也賊必渡海矣及起兵嘗夜覩天象北向拜哭已而又仰天而歎曰吾以爲禍及　行朝更察之二王子入北者其獲於賊乎門人志之賊渡海王子被擄皆其日也

公以間氣之鍾純剛之性又能克之以學問輔之以師友淵源深遠根基完實孝悌通於神明忠誠貫於金石好

悪之正如辨白黑發用之果若決江河外內之分定而富貴貧賤不能淫移操守之志確而刀鋸鼎鑊不可撓奪故其發之於言議事爲者一皆光明正大質慤精切眞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君子矣并行狀

公之連章累牘瀝血披肝懇懇不已者要以紓禍亂於未發明大義於天下而時議斥以狂妄一不採用及倭寇逞而國勢綴旒 天朝將吏果疑朝鮮道倭犯順至有請罪之議丁酉之變有一倭僧謂我國人曰秀吉於朝鮮爲一時之賊而於日本則萬世之賊也當時若使隣國傳檄拜罪則其禍不至如是云諡狀

栗谷先生嘗語人曰汝式每以唐虞之治爲可以猝復不知變通以至騷擾矣其練達然後可大用牛溪先生曰汝式之學日就月長甚可畏也蓋栗谷早沒未及見公學問之長進也行狀

人問於土亭曰今世草野間亦有人才乎公曰吾黨有趙汝式者安貧樂道擺脫名利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求之古人實罕其儔吾意以爲可用之材此外吾無知也人曰所謂人材者當大事能辦得之謂也趙公之伏節死義人皆知之至論其人材適用則恐不足以當之也公曰自古能當大事者恒出於安貧樂道愛君憂國之人趙

君為人固非君輩所能識也他日當知吾言之不妄也
澤堂集

公執太固守太潔奔義如狂見人過若浼一言不是則雖公卿大臣廷叱之如奴狗立 玉階前與人主扶臂鵬争是非不得則不已未嘗以毫髮恕人宜其流竄困厄不容於世也 月沙李廷龜撰金浦古宅碑

趙憲以言獲罪終以死義世共憐之然其垂名青史良贈異數亦非不幸也世言憲有忠信嘉猷鬱於當世阨窮枯槁惓惓顧行吟及至板蕩誠節著見向使其言早行大關安危之機矣每恠 宣祖之聖明不能容受逆耳甚

至焚疏而遂令忠鯁之士顚沛若是及覩疏辭乃與耳
食之異雖其懷忠忼慨謇〻敢言不量其力之志有足
悲者然其明天人分際指陳灾異非若京房之言又無
深思異許足以鞏固邦本者而以踈遠小臣一朝欲以
執退執政大臣如摶孤雛變易朝廷如着弈棋豈不難
且危哉盖其天資啄鯁剛敢自用抗首強聒〻〻不已
不知私於偏黨而自反於師指亦其蔽也不然炳然一
心根於義烈眞古之所謂諍者歟 休窩雜纂
安牛山邦俊編公遺藁名曰抗義新篇 仁祖朝李延平
貴上劄投進曰故臣趙憲弱冠慷慨屢進忠言當倭使

之来上疏請斬仍陳備倭之策人皆以愄畏目之擯斥
不用及國事危難憲以一介匹夫投袂而起義士雲集
屢建奇功及死之日義旅七百人一時爭死憲儒者也
軍旅之事素所未學徒以精忠所激能得人死力如此
况人主居萬乘之尊握刑賞之權而能以至誠培養節
義者乎請以此稿刊布中外以勸節義之士
趙憲出自寒微力學登科躬耕養母每以國事為憂汲汲
如狂前後上疏指陳時政者累十萬言倭使玄蘇等來
和憲抗章請斬人目以狂妄至壬辰義者悔不用其謀
聞亂即聚兵傳檄討賊遠近響應竟赴敵死同死者七

百人蓋牲於忠義者也 芝峰類說

趙重峰出於寒微其家初不知祭先及重峰志學之後請於其親曰祭先之禮不可廢但家貧無以爲粢盛遂以粟未飯而祀力學篤行近世無比其家在桂陽山之北嘗語耕者曰汝尙欲爲耕必當盡力君將還出桂陽山背然後可稱爲耕不然殆無以得力矣 南溪集

鄭逑

字道可號寒岡清州人嘉靖癸卯生　宣朝癸酉以學行薦除禮賓叅奉不就戊寅銓曺請敘六品職授主簿庚辰為昌寧縣監辛巳入拜持平歷承旨江原道觀察使官至大司憲光海庚申卒年七十八

先生〻有異質其在嬉戲擧止異常坐作有節同隊羣兒推以為長出入奔趍一惟其令謂之神童始學書輒了文義聯言為句詞意驚人七八歲受大學論語已通大義年九歲遭憂執喪哭泣無異成人鄉黨奇之伯氏叅賛公泣與語曰昔我先君慮爾失業遺教在耳先生惕

然悚懼乃發憤讀書手摹孔子畫像掛之壁上日必再拜出入奉侍而行

德溪吳公健嘗教州學先生從而受業德溪嚴毅有師道遠近來學者多諸生或羣居遊戲先生獨端坐不妄笑語讀書必究其義文詞英發不為陳腐語儕輩莫及與一友生同受易既學乾坤二卦則他卦推類皆通

德溪謂其同學生曰鄭生既自精解爾當師鄭生也

時禮教廢壞人家冠昏喪祭皆用俗禮先生獨遵用家禮乃博究經傳大小禮文參酌節目抄定四儀躬先行之遂效深衣襴衫野服古制造而着之又具籩豆簠簋等

罕用於冠昏之禮當初見聞者群怪且笑行之既久士
友間稍稍有倣而效之終至於遠近鄉閭以不率古禮
為羞者多矣
癸亥春往謁退溪李先生仍質心經李先生稱之曰資質
穎敏志學好善寒暄流慶豈無餘韻仍致書于吳德溪
極其稱歎賀得英才望其為他日大儒云
丙寅往拜南冥曺先生南冥謂曰汝於出處粗有見處吾
心許也士君子大節惟在出處而已先生亦稱道南冥
曰有壁立千仞底氣像并旅軒張顯光撰行狀
甲子春赴會試不入禮闈而歸既還舉尹和靖故事稟于

大夫人太夫人曰汝欲行古人事且從所好先生自是遂棄科業德溪常謂先生曰以子才器當為世用豈若從俗取科而後唯吾所欲乎先生不從益勵求道之志

戊辰冬丁內艱倚廬門外不蔽風雨左右請室之先生曰罪人豈敢自安時方盛寒凝氷滿衣而不難殯側以考宅兆不宜遂擇得別地而同其穴玆究小方牀之制按圖指工極令堅緻發引之日路經峻嶺擔軍困仆莫能起先生手取小扇扇其疲頓者哀遑號哭衆皆感奮凡窀穸之事無少遺憾會者悅服

黄斯文俊良牧本州時為築精舍於本坊溪上名溪塾即
先生宅前也先生恒處於斯以為藏修之所焉州有書
院先生曾以卧龍祠故事稟議於退溪遂立奉享程朱
之議扁以川谷仍請手額揭之州人推先生為院長先
生取白鹿洞舊規嚴立課條又取退溪所編朱子書節
要隨其分卷移別目録又取家禮添入補注仍皆刊印
于院日與遠近儒生講讀切磋頗有興起者
萬曆癸酉　宣廟命擢學行之士廷臣有以先生薦者東
岡金公宇顒以修撰入侍啓曰鄭逑學問通明曾從李
滉學又嘗往来曹植之門即有才局又有異行當令以

布衣入對訪問治道觀其人品然後命之以爵可也（并行狀）

庚辰四月以鄭逑爲昌寧縣監逑謹於禮學律身甚嚴論議英發清名日著屢拜官不就至是上京拜命 上引見和其所學天語溫諄聞者感激（經筵日記）

上引見問曰爾師李滉曺植乎對曰臣於二人出入其門諸請問質疑則有之執經受業則未也 上問二人氣像學問何如對曰李滉德器渾厚踐履篤實工夫純熟階級分明曺植器局峻整才氣豪邁超然自得特立獨行 上又問爾所着力者何書對曰臣常從事於大學

矣 上問大學工夫何者最要對曰三綱領八條目無非修己治人之方而先儒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臣恐謹獨最為緊要帝王之學出治之本無一不在謹獨仍陳義利公私之辨 上又問甬之縣且將何先對曰臣學淺材劣恐未能有為而所願則欲先興學焉 上曰甬名不虛得矣 行狀

先生到縣倣家塾之制四境設書齋置訓長日課教讀每朔望行聖廟禮就鄉校謁聖坐明倫堂引諸生講論終日春秋釋奠以至社稷城隍厲祭無不躬莅黌舍壇壝噲然一新行鄉飲鄉射養老等禮一邑風礪及歸邑人

立生祀俎豆之（象村申欽撰神道碑）

辛巳九月持平鄭逑上疏辭職不允無何因事遞職逑治邑政拜赫然以治行高第陞品入拜憲官而未及有所施爲人想望風采（經筵日記）

癸未卜築於檜淵蒔梅竹號百梅園聚鄉友門徒爲月朔講會之契有約有儀條列爲帖皆先王所定也其約有曰入約之人各自敦飭讀書修行雖學有淺深材有高下而要具志趣必學古人必正其誼而不謀其利必明其道而不計其功勿汲汲於富貴勿戚戚於貧賤庶幾有儒者氣味節拍處苟不能如此已非吾輩中人又曰

學者平時宴坐說話稍有可觀及見臨小利害便為所奪精神都喪手足盡露此古今通患夫讀書為儒孰不欲求如古人自後人觀之其果能終始無愧而得為完人者實鮮究厥所以未有不由失步於利害之初歧而竟至於顛沛雖情有輕重敗有大小其失其本心而為吾儒之羞則一也唯常存此心於道義之中直養無害令本心浩然發皆灑落則庶幾可以自保矣又曰聖人之聖賢人之賢蓋非高遠異常如昇天梯空之為實人理當然如男耕女織職分常事只緣人自不察不能自修知者既鮮行者尤鮮間或見有奮發願學之人獨異於

衆同之中則龎相指目恠異齟齬如新見蜀日越雪焉夫豈知彼真能為吾之所當為而我實誤入狼狽自彼人觀之為真可羞可憐之甚乎是故古人必言立志有為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常人之所以為常人莫不由有志與無志判焉伊尹初無任天下之志則不過為莘野之一耕夫顏淵初無慕仲尼之志則何由三月仁於陋巷中乎况吾同約之人皆孟子所謂可以為堯舜之人也須各自分立志自力不已焉則安知於吾黨之中而亦有見囂囂之樂不改之操乎年固有高下之各異質固有敏鈍之不齊且不見武公之九十曾子之質魯乎

所患只欠抑戒之自警三省之篤實焉爾各從現今地頭毋勞追悔於既往莫恨資稟之不及惟當刻心自厲百倍其功脫落舊習變化氣質則令人何患不及古人乎行狀

壬辰倭寇犯京師　大駕西狩先生時為通川郡守仗義討賊傳檄列郡召集精銳堵截賊路　宣廟毋兄河陵君避亂在金剛山谷阨於土賊自縊死先生聞而痛之設機捕賊尋河陵屍手自殮之聞于行在　宣廟深加傷感　命陞通政神道碑

乙未三月以承旨侍經筵進講易傳語及占筮　宣廟問

曰昔韓侂胄等擠趙如愚被謫朱子不忍自嘿乃具封事
極論奸邪之狀此疏若入則宋其庶幾而遂遇遯卦以
此觀之占筮之道不可謂天下之至神而朱子之必決
於占筮者亦似未盡如何先生即對曰不然若使宋寧
宗果能如聖教一見封事便黜侂胄則其筮必不遇遯
此占筮之所以至神也　上悅又問程傳本義何先〻
生曰易之道明乎消息盈虛之理進退語默之幾以不
失乎時中也占候易之末也臣意以爲先程傳也
丙申拜江原道觀察使時賊屯海上天兵留住粮道匱乏
先生設計多方廣募兵粟嚴飭列邑刻期營措以爲

策應之資以領原形勢可為關東保障乃擇將募僧築
城瀦水多峙粮甲以為緩急之用又立元冲甲祠祭元
天錫墓使士民皆知節義之可尚效慕之有所并行狀
丁酉秋倭寇再逞諸王子妃嬪皆在成川時先生為成川府
使 上戒諸王子曰警戒謹飭毋得過於賢大夫眉叟許穆撰文集序
戊申春 宣廟昇遐即赴哭特拜大司憲兼世子輔養
官先是 宣廟寢疾經年姦孽釀乱以臨海君為注
大行左殯逮捕株連三司請置臨海于法先生連章救
之纓〻數百言略曰 殿下方執〻在疚而值此前古

罕有之變雖出於事係　宗社有不得已焉者而臣伏
想　殿下之私則　先王眷眷之末命常耿耿在耳悶悶
皇皇夙夜靡寧也臣連日叅鞫窃覵獄情連累多濫且
其逮繫亦多宗戚之臣未畢按詰徑殞杖下者相繼如
或不及知情而含寃就死則彼雖有親踈之閒而實合
祖宗血氣之一脉豈不可傷哉　聖上同氣之中與
之同胎只有臨海先嬪早世兄弟二人寢食不相離臣
知　殿下至懷尤有所不忍焉而自構大孽罪窮天壤仰
貽　聖上憂哀迫切之痛伏念今日叅酌恩義變通善
處豈無其道乎唯在　殿下深思不以公盡法之義命

推鞫大臣勉如明慎獄不必盡究人不必盡問罪不必盡施寧有不輕之失而臨海蒙不死之貸涵濡大恩以畢其生則舉國臣民咸仰大聖人處變之無憾也廢主荅以無庸固辭回下倫忘記曰以事體言之則有司為執法之論屈法伸恩當有自出之地今之議論以為倒亂予懼有後弊先生避嫌自劾而去

時禮官遣書問國喪喪禮先生草其啓目曰謹按禮經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為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蓋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不敢以貴賤有所增損而漢文變古壞禮始立易月之制歷代因之莫能釐正

晋武魏文欲矯而行之當時羣臣庸陋不能將順其美宋孝宗獨斷然行之既葬衰絰如初視朝衣冠皆用大布朱子稱其甚盛之德而答門人通喪之問則曰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為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又曰制古喪服以臨別制布幞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為合禮至寧宗時上劄請遵壽皇已行之法躬執三年之喪又當時有司誤用茶紗淺黃之服則請自啓殯發引變除之節復用初喪之服追改既往之失遂詔遵用三年之制此皆豈

非百王不易之定論哉我國五禮儀亦一代之成書立
法定制似非偶然而卒哭後變服一節最爲無據方之
易月之制雖稍有日月之久近而其爲短喪則一也豈
非朱子所謂百步五十步之間者乎　仁廟朝名儒徐
渻德欲上疏極論喪制之失請盡通喪之制其愛君之
誠實朱子之遺意也　仁順王后之喪曰掌令閔純之
疏卒哭之後因用素冠素服亦豈非復古之誠意乎令
日臣等之見當一依朱子定論定上下通喪之制其有
未及於初喪者則用朱子因啓殯追改之意復用初喪
之服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禫二十七月而除朝叅

公會之時則用今布帽布團領麻帶白靴亦朱子布幞
頭布公服之意也然則誠朱子所謂一整數千百年之
陋弊數千百年之成憲者而素冠欒欒之美得復見今
日豈不爲明時盛德至幸之甚乎状并行
癸丑朴應犀上變告國舅金悌男推戴永昌事上累大妃
先生上疏曰此事在 殿下處之或未盡則來天下後
世之疑終累於 聖躬不可不慎也愽考前代帝王之
往蹟深惟古聖人處變之道使在我者無一毫之不慊
爲盡美盡善則四方咸悅矣先海卒殺悌男囚永昌又
有 大妃别處異宫之議先生又上劄曰昔周景王有

賊臣儋括造乱欲立王子佞夫〻〻實不知儋括欲立
已也未幾事發儋括出奔尹言多劉毅等五人共殺佞
夫非王命也孔子書之曰天王殺其弟佞夫〻〻之死
初不出於景王特不之禁也然而左氏曰罪在王也穀
梁子曰甚之也杜預曰殘骨肉也景王之過五大夫成
之也今日之事其稚昧無知又非但佞夫之不知也廷
論不已必欲奉命者又甚於景王之不之禁也欲使聖
上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又曰父子大恩與天無
極處變皆有道理一失幾微釁累不可不審古之人以
過宮伏地積誠格君勉君令之言者以別宮異處請焉

臣所未曉也深思古聖人烝烝之意必以舜之心爲心
謂天下無不是底者而一無變於前日之所以事之者
則其所以爲舜亦不越乎此也時先生子樟在都下恐
禍及不上先生聞之又上劄曰臣有豚犬之子恐臣必
死不敢上臣教子無義罪實在臣重寫以上光海不聽
晉史許穆撰壙銘
永昌既見殺而　大妃閉之西宮供奉朝謁皆廢宗室大
臣諸大夫諫者皆得罪先生復草疏欲極言以爲宗社
之大逆負天下之大罪者孰有如武曌者張栻以當時
不廢爲言朱熹曰在中宗則不敢爲出母之事壞大義

毁大防 殿下他日地下將何以有辭於 先王出入
太廟亦何以為顏於薦享乎疏末上柳瀹疏批有曰
鄭述首發全忌之說掠美名亂是非為不忠不義先生
知不可諫而乃止 文集序
先生少遊君子之門得聞為學大方博學篤行充養既積
坦而夷溫而厲睟然德成一時四方學者翕然師宗之
其教人必以修身為本循序進學一以躐等為戒尤謹
於禮節威儀之則詳密周盡規模博大 壙銘
先生盛年抱負甚大宇宙間事無不以為己責策數兵陣
醫藥風水俱曉源委及乎晚年一意講述為文章亦宗

悔庵不事浮華藻麗爲也雅好山水遇會心處有風雩咏歸之興倘佯不去或不時命駕地主門徒之嚮往先生者搆舍以迎之有康節行窩之風神道碑

先生所居州西有修道山山之東畔泉石明潔迴隔人烟先生樂其僻靜又搆小齋以爲藏書遊息之所名之曰武屹有謝賓詩曰寄語親朋休理屐亂雲層疊逕全迷即其一句也

先生悶鄉中子弟目亂失學遂約爲朔望通讀之會在約凡七十餘人其約法會議大槩如平時所定講契之式而略加增損以行之復設茅齋於檜淵舊基房堂窓戶

一如舊制名其房曰不愧寢窓曰梅窓軒曰静観又有
竹牖松櫺之號揭在楣間別設一庵於齋東名望雲以
先壠在其瞻望之地故寓其永慕之思也
先生以為此學真訣萃在真西山心經一部見其註觧取
舍有所未瑩乃自裒取程朱及諸先生之語有以發明
本義者增入之而多所損節於舊註又足之以附録而
目其書曰心經發揮精寫分卷凡其遠近動静未嘗釋
手而朝夕常目焉 并行狀
先生嘗言學者自持其身當如閨中處子不可一點受汙
於人至於有官者尤不可輕見〻〻則必有後悔

先生平生不喜紛華不好聲樂故先生所至雖富貴之家不敢以聲樂奏焉

先生敎人曰學者寧失於伯夷之隘不可學柳下恵之不恭也 并德川師友錄

叅奉鄭師哲大丘人先生常與爲道義交陳暹慶山人亦嘗出入門下壬辰之亂師哲死於居昌暹死於永川先生哀其客死具棺槨使歸葬 年譜

鄭仁弘初與先生同師南冥其老也詆訾先賢反道敗德先生絶之後仁弘與爾瞻同惡坐法誅時人服先生之見

先生所著有心經發揮冠儀婚儀葬儀禊儀五先生禮說
羹墻錄聖賢風範古今忠謨洙泗言仁錄五服沿革箚
深衣制度武夷志谷山洞庵志卧龍志歷代紀年古文
會粹景賢續錄藏于家并神道碑
先生以明體適用之學自期焉故出可以堯舜吾君經綸
斯世者志也至於庶職之例供州縣之小施非所以致
其志盡其業者也故仕於朝病告辭退者常多焉仕於
外終其秩限者蓋鮮焉其在　宣廟雖不可謂不遇而
亦不可謂克展也其陞秩加資亦皆目事酬勞之爲耳
殊非命德用賢之古道也在廢朝言不見用得免於禍

也幸矣然則先生之志其可謂之得行乎行狀

星州鄭道可自長湍山所来訪其人英果禮學甚博好古樂善溫良愛人與之處令麁暴之氣渙然氷釋真可敬可愛君子也論禮學曰祭禮三獻俱是主人主婦長男爲之雖伯叔父在位不可爲也其義在於主人爲初獻禮則諸父尊行不可爲其次以亂尊卑之序也又曰高祖之喪玄孫承重服斬衰而高祖之冢婦若孫婦一人在則主婦承重當膺此人玄孫之婦只服本服不得爲承重云又曰長子居喪而死則長孫當代服其父之服以主饋奠牛溪先生日記

寒岡少時天子𫎇越十八歲通讀周易一部能曉大義乃
籤付其疑處就質於退溪將留學焉至其相質凡寒岡
所疑退溪往〻亦不能明鮮寒岡遂欲辭歸退而見月
川月川問何以欲遽歸寒岡具言以其意乃責曰易學
本自難曉雖其所疑未得一〻透悟君以年少之人聞
先生道德不遠數百里而來拜其所觀感興起者豈徒
在於一二文義耶寒岡遂乃留一日而歸退溪嘗荅人
書曰有鄭某者來見亦甚穎敏但恐其欲處反爲其病
盖謂此也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十一

趙穆

字士敬號月川橫城人退溪門人嘉靖甲申生 明宗丙寅以薦授 恭陵參奉不赴後屢除內外職官至工曹參判 宣廟丙午卒年八十三

公生有異質五歲在父懷中口受大學十二盡學經書十五始就退溪門下受學律身動以禮退溪先生深見重之以家貧親老黽勉爲擧業不得則曰吾道在此何必科爲遂廢擧專意師門不懈益勤桐溪鄭蘊撰碑

己酉謁退溪先生于豊基仍栖白雲洞書院時退溪宰豊

基故從之會滎川都會試日已迫公獨不就試退溪
曰何不就試對曰本欲讀書不爲作文也退溪曰讀書
爲本公曰學問不專在於讀書當從遊師友間以廣見
聞之益退溪曰是義理則可以心求事物之周遍不可
以獨見得余亦初年爲學無所聞見以至於今日多有
蒙昧公復曰資禀聰明地位非小子所敢知以某之所
恐雖義理不可以獨見得當有漸劘輔助之益退溪曰
其言極是因曰聞君有志甚佳〻〻及辭先生起而送
之曰子勉之矣
己卯與諸生講學于月川書堂遠近學者爭趍請學必

以小學大學為始教其教先事章句參以或問毫分縷
析以至曲暢而後已戒學者曰雖有好書讀而體之為
難吾雖未敢與議於是而不敢不為諸公顧之也或有
讀王蘓陽明諸集者未嘗不嚴辞峻責焉并年譜
甲申拜盈德縣令在道陳疏首陳難仕之意繼以毫殘積
滯之獄元惡濫抄之冤剴切陳奏又以朝廷方議北征
為非計深以固本為得又曰三司從官以言獲罪投諸
有北者三人此與殺之無異云言甚讜直
壬辰四月倭冦卒至逼迫京都　兩宮西幸國事無可為
者公與同執登高望北痛哭而下時朝廷與倭講和公

荅李宣慰德馨書曰李如受居相位亦作此等事耶汝受山海之字而宣慰其壻也

甲午除歙谷縣監入城以過限遆除軍資主簿上疏首陳身伏嶺外未得赴難 車駕還都未克迎候之意又曰且聞讀和之說尤不勝痛憤豈有率百萬之師屠戮我生靈蕩覆我 宗社隳毁我 陵寢蹂躪境土不去而謂之講和哉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我國家雖已殘破彼一旅一成豈不百倍乎伏願 殿下修德以格天施仁以撫民以為攘夷狄之本 上優荅使留仕

公即南歸上嘉歎之并碑

備忘記曰趙穆上疏可嘉陞職除授備邊司回啓曰自
上務念老儒至嘉上疏之誠　特加恩奬凡在聞見孰
不感激穆白首林泉篤信師説老於經術行義無玷朝
廷優以陞職足令士林興起　上教允當　傳曰依啓
癸卯子錫明中生員或勸設慶宴公曰余昔中司馬時有
北堂之慶而貧不能為今獨設宴耶并年譜
公謹嚴深厚踐履端實任真天然不事矯飾盖其得於天
者如是而早歲又得依歸耳濡目染皆在典禮之內敬
言行事莫不惟師之視奉祭判公定省惟勤色養無方
家甚貧雖甘旨不繼而未嘗以非義干人平居未明而

起整冠襟詣祠堂行再拜禮退至書室對案看書至忘

寢食碑

子弟輩嘗侍坐有未及整冠公厲聲敎曰昔管寧遇風波

仰天呼曰吾平生無他罪但三晨不科頭耳不冠甚是

悪事愼勿如是年譜

公嘗謂學者曰小學乃諸經之機括尙能通透是書作聖

根基在此矣又曰大學只是知行二字爾以格致屬之

知誠正修屬之行齊治平爲推行之理如有字句可疑

處必就李先生面稟或條列以問必通貫後已嘗就李

先生所抄錄朱子書節要中又抄其尤切於後學者爲

一冊以備觀省焉尤愛心經口誦而心體之及讀皇明
通紀見篁墩賣題之事道一編之說而始疑其為人為
學乃錄稟於李先生〻〻於是作心經後論師生之間
互相補益如此碑
孟子梁惠王上篇觳觫下若字世皆接下無罪七字為句
公乃上接觳觫三字為句退溪以為極是凡經書句讀
釋義因公稟質改正者亦多每於門人質疑時必曰當
示趙士敬云〻年譜
嘗覽薛文清讀書錄手圈其要語置諸几案又取劉元城
自不妄語始之語嘗自隱栝常置小冊子書前賢切己

訓戒之語名曰困知雜錄其於心身上未嘗不提撕省
察恐其或墮於昏迷放倒之域者多此類於書無不讀
無不講夜必明燭炷香讀近思錄朱子大全性理諸書
或誦淵明擊壤集濂洛風雅等詩聲音和壯了了可聽
至於亂離奔避之際猶不忘教誨曰陸秀夫在舟中猶
講學朝聞道夕死可矣講讀不輟

公於仕宦本無意前後除官至於四十餘次而就職者無
幾或就之而又不久留每舉胡文定寒溫氣飽自知斟
酌之語以自戒故其難進易退之跡光明正大無可起
者其在山林未嘗談當世之事人或來言則曰在山林

則當作山林之語時事何與焉真所謂其默足以容者
也然國有大事則亦未嘗不深憂而痛斥之與西厓柳
相國有同門之義聞西厓在領台主講和之義乃抵書
曰相國平生讀聖賢書畢竟所得只此講和誤國四字
耶辞甚峻截先生之志業於此可見矣 碑

鄉間朋友如趙士敬確實又有志但見理未透病痛不少
可歎

士敬如今始得義理蹊径真箇難得但不免時有太執不
通處待其用功深而此病漸瘳則尤好耳

趙穆事吾之初意彼以為親老故辞遠處實職而求近地

假職正與程林隱爲親老辭朝職而諸其郡博士以歸之意同非如冗賤之人求校官糊口之類故言之豈料銓曹意及此於彼類而斥之不聽耶甚悔發言之輕也并退溪集

趙參判穆性執無才居官不治嘗拜陝川郡守問去就於西厓〻〻荅曰人之去就如食之寒煖人自知之月川怒遂成隙及西厓之放歸也以書送之曰寒煖二字還送涪溪記聞

李禎

字剛而號龜巖泗川人退溪門人正德壬申生 中宗三十一年丙申登科官至副提學 宣祖辛未卒年六十

公自幼時知讀書勵行圭庵宋學士以直道斥不用於朝謫居泗上公從而學焉學既成二十五擢第壯元後六年由禮曺正郎出守榮川初見退陶先生於陶山考論觀察使 上治績陞秩後以親老乞養爲善山府使民有訴其妹抵死監司力主之公持其寃既不合輒棄官歸

出尹東京問舊俗修廢政又大修新羅列王墓具有功德
於民者特祭之作西嶽精舍聚諸生講業於是蔚然稱
東都之教
為順天府使寒暄金先生嘗謫居於此玉川上有臨清臺公
立景賢堂以祀之
明宗之喪公方居憂為次服斬縗以齊衰即私喪海上人
始知居哀服君喪之節
宣祖元年召為副提學上疏辭之仍陳勸戒幾千百言皆
格言至論自是凡除拜皆不就於所居作精舍東曰居
敬齋西曰明義齋日與諸生講學不倦所撰性理遺編

景賢錄傳于世

公之友鄭斗揆行狀云端而懿寬而嚴好古樂善謹於制篤恩義可以居家可以莅政可以教後晚而信道益篤一以興學右文為己任宋以來諸儒道學之大傳於東方自公始刊布云（并眉叟許穆撰墓碣）

不知左右近日意思如何向來志趣固知甚好然為學未甚得其門路所見猶未精約所守猶未堅定反不如初不知有學問者之純愚無知也古所謂韜晦避禍者但不當誇張衒露以取善名而內實虛偽適入禍網云耳若為學實地工夫豈可曰世變而有所改耶

前日上書得見於朝報大槩知出於忠讜積成之餘歎賞無已但凡事極難救於弊深之後無可著手處憂悶奈何甚善令公處之得宜

劉而好處甚好弊恐見識有未透處不無晩節之可憂已并退溪書

南冥曰龜巖每以親老乞外嘗篤學不倦已於外實頭做工夫

乙巳名流投竄海島人莫敢相近龜巖一棹危帆遠涉風濤樂與之遊并山海師文錄

南致利

字義仲號賁趾英陽人退溪門人嘉靖癸卯生庚辰卒年三十八

君生八歲而孤能辨志勵業不待教督隣黨稱之退溪李先生以道義訓後進君甫踰冠慨然登門得先生奬許先生沒而君愈感奮不懈以親故早事舉子業再與鄉選輒不利于省試恬如也暨晩益專心爲己之學其於正容謹節讀書窮理之功日有所事其進甚銳同類皆自以不及（西厓柳成龍撰墓表）

君資禀清苦神姿端雅立志篤實剛果不撓其學以容貌

辭氣齊莊敬恭為下手用力處以為不制於外無以養其中終日危坐不見少懈不苟言不苟動其於讀書必欲字求其義精密體認嘗曰讀書能不放過一字可知古人用意又曰學者須耎煩耐辛下真功工夫真蹈前修直指之道又曰人之於學若三日飢者之飲食何患不進也蓋此皆其所踐以得力者朋友或規以讀書亏踈毋密君田朱子又不曰寧密毋踈乎吾寧失於密不失於踈也

嘗以通書誠下章靜無而動有下輯注引朱子所論未敢之中此條恐非出於朱子以為疑後者賀醫閭言行

錄果謂朱子此說不是當是未定之說考大全集中此乃與張敬夫書文公註云此書非是存之以見議論本末其看文字不從如此

君讀書之序以四書及程朱之書為先以及諸經至於皇極經世書正蒙啓蒙律呂新書皇極内篇諸家筭數天文諸書無不用力又於禮書深欲究之居喪循禮一依家禮而必參諸禮經務欲不背於古嘗曰學者須去姑息苟便之念禮斯可行矣凡此雖不得究竟成就而立志之篤如此獨不喜詩嘗曰與其學詩不若學筭可以收放心而詩之流至於蕩佚性情也

嘗嫉學者徒多議論曰爲學須篤實真着以致光輝自發可也徒言語者其心不可知其誠實不僞如此又曰名爲學術而不於性情上用功發於事者做得來錯終不得是當底道理其見如此故其得於銖寸之積者無非爲己着實之功非如表襮以致標榜縱橫以釣爵祿者之比也其教童幼必先以小學三綱行實不急詞句嘗勸人以朱子書節要曰不止記誦必讀書而踐其言斯可謂之讀矣於觀人必察其心術之微不輕交許其與相知言行纖微之失尤切規砭故人之知者少而知之者必畏之

幷權宇撰行狀

君家甚貧窶薪水之供或資隣比居無以庇風雨妻子苦
寒餓聞者皆動色而君斷不以為意惟閉門讀誦而已
或慇慰之輒曰人惟畏死故百事不得做吾輩固應
以死自守耳墓表
嘗曰古之所謂為貧而仕者為親老為養也豈有為已之
貧而仕之理乎又人有不明仕止之義者以為為親不得
已而仕如是則有親者於仕止出處皆不得處以義也
其可乎行狀
丁丑遭內艱方親病湯藥憂悴既喪哀毀盡禮啜粥面黑
未葬患下部拳攣不能起親舊勸以蔬食君堅執不可

三年不出廬哀慕如一日喪未闋伯兄又逝講求變禮

必欲合古曰毀病卒永嘉志

君之病也有女子笄而當歸者以兄喪未期止所親以君

病已危勸且循權君毅然不許其制事處正如此墓表

方疾病難於起坐猶曰是偷心作主不廢冠帯見朋友講

論達夜不倦將絶見朋亦不去冠病少間則說義理君

嘗曰一息之存不可少懈其志亦可以無愧於其言矣

其病朋友視之家無一瓶之粟死無斂襲之具朋友致襚乃

得斂而非其平生所怨悔者其堅苦如此充其志誠古

之所謂衣獘袍而不恥於狐貉者矣并行狀

君之才之識足以自見於世而獨不汲汲於進取顧乃悅義理之芻豢而味衆人之所不味斥去浮偽堅苦刻厲以求造乎日章之實其志已可貴矣若夫平生所處貧窮憂撓皆人所難堪而君又為安意順受方且以為進學力行之地至於窮死而無怨悔色豈無所得於己而可勉為也哉內之重者外不得不輕君於此必有過人者矣余觀君之為人固愛其雅靚純篤至於論學雖知其切實尚恐有滯礙處君之未死前數日得君之書而讀之其所論又明白開爽不但如前日之見余是以知君之學又日進而其來未可量也天不假年命矣夫

墓表

權好文

字章仲號柯巖安東人退溪門人嘉靖壬辰生　中

宗十六年辛酉進士丁亥卒年五十六

公生而穎悟自學語能讀書便曉文義八歲有詩曰窓明

知日上山白見雲生見者莫不歎驚受業於退陶先生

門自知趍向之方文章蔚越先生寄詩曰汝輩渠家真

寶樹吾兄宅相豈籃齓金勢同騏驥初騰足材似梗柟始

挺林

年十八父疾篤嘗糞以驗其差劇旣沒廬墓三年不脫衰

絰服闋靜坐書室勤苦刻厲竟晷達夜傍有老叟每夜

分起聞讀書聲歎曰立志如此終必大成矣甲子丁毋憂凡喪葬節目盡稟於先生而行之先生聞公啜粥數匕漸至澌壞乃憂虜寄書曰毀生滅性古聖謂之不孝亦謂之無子何其不思之甚至此極也千萬思之勉加自救期於勝喪終孝非但吾輩之望實先慈冥念之尤懇迫也

公買石田于青城之下洛江之上結屋藏修名其齋曰無悶軒曰爲魚蒔梅種竹始有終老之志向年與金鶴峯讀會請于鶴山寺相約曰吾輩今日若不登第則當作青城之隱其年鶴峯果登第而公獨抱璧歸來剩占湖

山之勝盖不負顧也精舍既成日處其間摹寫宋朝羣
賢象又書本貲于後晨興肅容端坐滌心讀過慨然歆
慕至於閑中今古醉裏乾坤則尤未嘗不樂而忘食也
春和景明時與溪友山翁共酌瓢盃微醺然後或登松
壇或棹煙艇暢叙幽懷詩朋適至則又與之唱酬具栢
潭來訪有詩曰衡門活計陶元亮谷口風流鄭子真
退溪知公絶意於舉業答書云舉業既不可勉强則不如
早如之判斷從吾所好之為樂也作意如此甚善但吾
所好之中亦有無限事業多岐路陌不〻可不審擇而
深加工耳

公自弱冠承指喻於退溪先生而年少才豪泛濫出入諸家為詩文亦皆浩㨾先生乃寄詩曰我曾為學失初謀臨老回輈尚有由剟甬嘐々饒氣節才華燁々富春秋刀刓不易攻堅木水到何難放去舟顧勿苦踶無路入眼前平地盡堪求適洛人皆走越如應緣流偽喪真餘吾心正似天開鏡古學真同日照書博約淵源寧有雜明誠宗旨敢容踈可憐才力能馳騁只恐當前本領虗

公之於先生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得聞緒論心慕向方先生亦提撕警發親切指教焉

公對人必整襟危坐未嘗見其惰容燕居亦如之手不釋

古人書拈出好言語別錄一紙貼諸窓壁或書于冊名
曰衲被嘗曰食甘於飢者而飽則厭酒狀於渴者而醉
則亂曷若書中味玩不覺其喜悅之深者乎青城十九
曲取物外閑居之意而皆得其性情者也

鶴峰朝京時得鄉校禮輯送于公〻見之迺曰童子禮編
尤為親切非但童子所習雖長者得以學之則終身用
之儘無窮也愛閱不已講熟之餘絕其句讀附其釋音
以授學徒當時士子多有興起

公嘗歎曰曲禮三千經禮三百皆當因人情節天理曲折
萬變而近來好禮之家不識通變未免固滯之失斯可

慽矣乃曰禮記大全及文公家禮瓊山儀節約古參今
抄成一帙以授子姪又謂今世士大夫家冠昏喪祭據
古禮行之者有之至於讌飲之時則頗失獻酬酢之節
乱雜無序不知其鄙此豈古人飲酒孔嘉之意乎乃裒
述酒禮作尊者至幼者五等座次爵又抄鄉約禮請召
迎送條例及獻酬酢節目又著家箴以父子夫婦兄弟
之道及奉祭祀睦族隣使奴婢爲節目首著古昔聖賢
垂世之訓次錄歷代賢人言行之美乃書其末曰有能
奉孝悌於家内可以稱忠信於國中
嘗送近思錄于嗣子文會處曰幸須精論究竟後更閱伊

洛諸之書則前聖門墻庶可窺見寧不亹亹進涉乎在
羣居若縱心自放則其閑居獨處之時無足覩也先正
羣居必有悔之訓常當顧諟也又手書朱文公讀書法
以示之曰此皆文公諭學者日夜詳味信遵此訓則他
日胸中豁然以明矣
公居家坐卧有定所飣豆無濫設寢處之地只有一破簟
木床而已夫人常欲以錦段作服公刻責去之曰寒士
之妻安用錦為人有饋之以物則若將浼焉必曰吾先
君以清白勵雖山果野蔌如知其非義則必退而不受
吾豈敢毁了家法乎

公着忠正冠與學徒終日講論夜必讀書不輟時以詩酒自適琴歌寄興語學徒曰欲知吾懷抱洛星淵靜坐寒松壇上以迎清風而已少時與朋友論志所尚多青雲之間獨曰着新製錦衣登百尺高樓洞開八窓憑卧錦几不使些少塵埃　千金之身其氣像自是與人不同

公非公事不冒入府中地主亦不敢邀致其室必造公之廬而訪焉

公屢登薦章或稱廉靜寡欲或稱學行卓異除集慶殿叅奉辭不就又為内侍教官乃有白首慙為宦者師之句

藥圃鄭相公寄書于公請暫留熹濟之念栢潭具先生

在銓曹欲引兵敘六品官公著閑居錄以示之栢潭歎曰終老林泉之志堅確不移何必強屈也

公胸次灑落如氷壺秋月視富貴利達不啻若浮雲草芥賓客至必出門敬接不使暫時停立稱情備酒饌甔石屢空而人不知其貧也（并永嘉志）

公得疾屢月症勢危劇猶以禮自持不廢盥櫛雖在鄰親門弟不冠不見金鶴峯來問疾手灸數穴公略不動容談話如平日鶴峯曰此真男兒也（行狀）

公臨終謝門生曰我有斯疾非其命夫啓手以視可愧免夫羣賢盡誠稍甦病夫一浮一休命可樂夫來往天地

亦謂丈夫又言曰吾死題吾墓曰青城山人權某之墓其信道篤而不拘於世如是與鶴峰有分青城一半之約〻未成公先卒永嘉志

公英邁出人不自表襮心上之功誠敬為主孝友兼篤忠信俱至端坐恭默則清標凝靜對人言語則溫粹外暢雅性高潔操履無玷下視凡俗若將浼焉而待人禮意逾撝謙也凡行履之間處事之際皆從坦夷少無駭俗之事故不知公者但稱為詩酒閑人而惟退陶先生嘗許之曰儒者氣像又曰有蕭灑山林之風柳西厓亦稱之曰江湖高士又有許論一生事堪作百世師之句不

有師友之賢者孰知公之心事哉

鶴峰志公墓曰公隱德人也名不登朝行不著世〻固

無得以稱焉然幽蘭揚芬礀松含翠節也澤珠媚淵山

玉蘊輝德也以是求公則斯知公矣又曰天姿夷曠與物

無競喜怒無形是非靡别而照物衡鑑固自若也此乃

公之實紀而不幸未克成書鶴峰捐舘狀并行

權春蘭

字彦晦號晦谷安東人退溪門人嘉靖己亥生　明
宗十六年辛酉司馬　宣祖六年癸酉登第薦入史
局歷兩司春坊永川郡守義城縣令青松府使仍退
歸鄉里屢以玉堂　召終不起光海丁巳卒年七十
九
公容貌白晳如氷壺洞徹表裏無雜少即有向學之志一
日問其父曰天地間何物爲貴曰惟人曰何以貴曰爲
子孝爲臣忠由是而用爲貴仕曰仕不足貴若欲盡忠
孝舍學何能父心異之試授孝經讀已曰讀此而如不

讀者非人也時取周易殽畫卦默玩爻曰此大人學非
兒所可解公跪曰兒竊慕大人志父益奇之已就栢潭
具公學晨造門外待朝大寒暑不變栢潭喜曰不意今
日復見立雪之人又就退溪請益先生久聞其名爲之
遜席甚重待之
公幼遇外祖喪哭泣素食如成人勸之肉不肯曰父母之
父母與父母奚間哉其事親周詳婉篤平居務盡承奉
旣沒哀毁踰節見者愍然母病刲股兄弟四人怡愉湛
樂起處與同衣履僕御不知其有常主也
公每朝謁家廟退坐書齋無一日不開卷如心經近思錄

諸書雖臨民聽訟之時亦未嘗去案
爲守令以正民心厚風俗爲先月朔行養老禮親爲勸酬
撫摩童赤不趨乳哺而袵席之嘗遇飢歲發倉賑救及
秋將收糴悉焚券曰若有公譴吾當任之自大同歸不
以西州一絲自近近並却路費其去義城到中途親閱
行李見有紫草一囊責謂家人此雖微亦係官中物豈
容溷吾槖立反之
永川俗好鬼崇奉淫祠否則必有風灾疾疫前爲守者不
能禁或爲其所動反助其事積年歲亡敢廢之公至下
令曰鬼能死人吾亦能死人違吾令者不汝貰其怗帖

然遂絶

公潛心墳典自六經四字以至九流百家之書鮮所不窺而所喜尤在於易常書中字揭座隅朝夕顧諟尋思喜怒哀樂未發前氣像其靜中涵養工夫多有人所不及知者

鄭寒岡治安東訪公嘗從容先是官舍有花名女妓者寒岡命剪去公問其意寒岡曰人之易感者莫如色故惡其名而去之耳公曰苟吾心有主南威西施尙不能移何畏乎明府之政抑末也歟寒岡深服其言

嘗夜坐聞烏聲綿蠻不息顧諸姪曰彼微物猶知享其

性人而不學豈不愧於彼乎
公襟懷清曠酷愛山水於山羊讀書處增飾小堂顔曰鑑
源剔巖洞開坡塘蒔花種木宴處其間樂而忘食其視
世上紛華名利之習若浮雲然其接於物也虛心巽志
不設防畛燕語談笑不自示異論人善〻長而惡〻短
至辨義理擇是非一刀兩段聞公之風者無不願識其
面及其見之無不起敬既退又無不洒然易慮
宣廟謂近臣曰權某不樂仕豈以予不足與有為耶常為
慨然公雖居家聞朝廷行一善政喜形於色聞善人去
不善人用則為之憂歎累日以是知公不果於忘世也

公臨絶屛婦女戒家人斥巫卜祈禳之術易衣整容取筆

書歲在龍蛇昔人所嗟柰他歸盡不復有限治命毋入

堪輿家言從先人葬所著進學尙孔門言仁錄藏于家

嗚呼可謂學問中得力人也 金靖陰并撰墓誌

朴洞

字洞之號曷山羅州人爲童蒙教官歲退居原州萬

曆甲申卒

朴曷山洞庶人也勤學善誨居京授徒弟子常數百人小學經書之外不教他書文義精審舉世莫及　明宣兩朝〻士童時皆從曷山學禮曹參付軍職終身受祿及黨論分而弟子於座上談東西是非則輒斥而曰君輩欲談時論且出外聽相辨勿於吾座問難於是東人之爲弟子者私謂先生欲是牛栗而未敢言作此模稜操其言頗騰朴閑之大恨挈家東歸居原州之曷山以沒

愚山不能文章無足言可傳然教授之廣有功於斯文不入於黨論亦是高處其視龜峰所處得失懸絕當為近來應流學問中之第一蘇齋公友之最厚集中贈詩可考也澤堂集

己卯七月兩司將治李珥之罪不果左相盧守慎問童蒙訓導朴洞曰宋應洞攻李僉知外議如何洞曰時論雖詆李公〻〻不可毀也學徒遊吾門者三四百人吾欲試其意問曰李公如何人則無一人不以為君子者此輩是後日士林也一時雖或妄毀後日公議其可泯絕乎守慎深然之經筵日記

先生禀受既厚識量過人早從履素學務為己反躬體認深思自得勤苦刻勵不以自信不為斬絶之行而孝友之誠人不能及不為欵曲之事而愛物之心毎孚於人寛洪之度兼容乎同異公正之操不撓於衆論規模廣大力量弘遠居常坦蕩怡然自樂家本貧簞瓢屢空而亦不以此小累於心俸祿所入或有贏餘施於人裕如也然而學究大道之要才通經世之務知人之鑑高出於前輩憂世之情不忘於斯須天於先生有所為而生之竟不得少施於斯世嗚呼惜哉平生用力不出於小學四書而參之以六經程朱之訓以是自修亦以是

教人而爲己及人孜孜不倦至於力行古義超然流俗
誠眞積中本實昭著所以一世觀感公卿推重而風俗
一變者也志學之士雲集門下無慮千百雖賢愚之不
齊而皆納之於陶鑄之中諄諄誘掖提撕警覺時或砭
之以藥石至於理欲之分善惡之幾未嘗不三致意焉
是以士無高下皆獲其益循循雅飭以是名世出爲世
用者甚多先生之教養可謂至矣祭文

安丈問情有善惡乎曰洛中如朴洞者皆云情無善惡如
此者必是不審幾而專不提省者也若提省其情則其
情豈皆善乎雖顔子意則已善而情則有不善之動故

曰幾差失便是不崩作 栗谷別集

往拜朴先生洞先生曰近來所讀幾何對曰以圓點之故不得專意於學先生曰不讀而徒為圓點萬無可得之理雖以功名言之四書三經只是五六年工夫若廢一舉屏處潛心成誦而出然後則不期而自得矣古之孝子有割股者曾子則不為矣實知人肉之於人命決無可救之理今為圓點者實知徒為圓點之為無益能如曾子之知人肉之必無救於人之死則庶不為徒費光陰於居泮矣又曰今之京居而赴鄉試者甚不可先儒曰欲事君而先欺其君可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得失莫非命也地可擇也命不可擇也何其感也金亨吉曰今之三百點者亦猶是也先生曰不然若只以其易於取科而為之則猶鄉擧也館則本為居士子也若以其所當處而居之初不以科擧為意則何害之有朱子云科擧非累人人自累科擧科擧之中豈無當然之道乎 東溪雜記

宋翼弼

字雲長號龜峰礪山人嘉靖甲午生萬曆己亥卒年六十六

年七八歲詩思清越有山家茅屋月參差之句稍長與弟翰弼俱發解高登自是名聲著聞首與友善而推許者李山海崔慶昌白光勳崔岦李純仁尹卓然河應臨也時人號為八文章

公知科舉之外有用心處遂取性理諸書日夕講討不由師承刃解氷釋至其論說理致則通透洒落無所礙滯學者帖帖於前者終日不絕而酬酢不倦其中虛往

實歸者甚多栗谷李先生牛溪成先生知其有學術
投分相交論辨義理切磨甚篤

栗谷嘗入場屋對天道策謂擧子來問者曰宋雲長高
明博洽宜就而問之於是擧子傷奔波公左酬右應愈扣
而愈無窮擧子轉相傳錄不但為取應之具也（并宋尤庵時烈
撰墓碣）

宋翼弼謂李珥曰叔獻留朝數月有何功業珥曰雖當
國之人不可責效於數月之內況能言而不能施者乎
翼弼曰識者疑叔獻久留與退去之志有異矣珥曰欲
退則恐 天心或可回欲留則言不見用以是不决去

亂耳翼弼曰識者以為 天心決不可回珥曰吾聞聖
賢不如是期必云 石潭日記
癸未栗谷慍於羣山牛溪適被召至京欲上章以明淑慝
之辨而又慮山野之人論時事非語嘿之道公以書勸
之曰尊兄受 聖主知遇既涉朝端則不可以不出自
處矣何不於陰陽消長之際明言善議使公議得伸耶
牛溪從其言 上益知讒耶媢嫉之狀明示好惡之典
於是牛溪大被詆毁而於公愈甚遂謀所以報之者會
栗谷遽棄後學牛溪亦還尋初服延平李公貴欲為栗
谷訟冤公為章疏本於是羣憾益怒爭欲甘心於公遂

嗾安貞愍子孫謂祖母本安氏家婢欲還其賤籍而滅
其家安氏既起訟公知禍且不測遂與兄弟避仇李公
山海與鄭松江澈諸公互相保納
李山海謂公曰君知今日之禍乎祟在栗谷若隨衆疵謗
則免矣公曰雖死何忍時山海附時輩又結奥援以固
寵公作詩以譏之詩中有荔枝連理等語大忤山海又
趙重峰憲上疏力辨栗谷牛溪之誣而譏斥時輩山海
益啣之遂有飛語入内一日上下于刑曺曰私奴宋某
兄弟皆怨朝廷期必生事趙憲陳疏無非此人指嗾此
極痛惋捉囚窮推公遂自就理與翰弼俱竄極邉益翰

術亦能詩好議論多怨於人也
壬辰倭變公自漸川謫所避賊明文山中癸巳蒙宥郡有
寒暄靜庵兩先生祠公感慨當日遭罹為文以祭以見
其志所歸自是公舉家失所又時輩慫恿安氏不已公
雖蒙 上意覺察冤狀猶畏約懾處知舊門人爭相館
待學徒坌集嘗寓沔川金僉樞進礪家牛溪寄書曰主
人仁賢後生向風晩暮漂泊得此於人可謂幸矣
公以古道自處雖公卿貴人既與之友則皆與抗禮字而
不官人多竊罵亦不以為意也
洪參議慶臣每諫其兄寧原君可臣曰兄何為與宋某友

乎吾見宋某必辱之寧原笑曰甯果辱宋某乎必不能
也其後公至不覺降階迎拜曰非我拜也膝自屈也昇
平金公瑬少自負不肯下人一日邂逅公於山寺爲撤
業日聽其言議久不能去及其成大勳業身都將相謂
曰吾之得至今日繄當日親炙於龜峰之力也
徐孤青起謂其學者曰甯輩欲知諸葛孔明乎惟見宋龜
峰可也仍曰吾以爲諸葛孔明似龜峰也 并墓碣
宋翼弼在逃中晨興夜寐正冠危坐習帖着書終日不懈
曰無所用心此所以汲之也韓平就見獄中亦危坐辭氣
泰然 澤堂別集

道所謂窮理者必有可語此者惟宋雲長兄弟可以語此〻珥所以深取者也兄亦不可輕此人也（栗谷集）

雲長今番就逮萬無生道而忽被天恩免刑流配感泣感泣但聞渠元情云與李珥成渾為學者師學者稱為栗谷先生龜峰先生云〻渠有畏死之心故乃發此等可笑之言歎惜〻〻（牛溪續集）

公州提督趙憲上疏請及宋翼弼之不死於清凝水賊納臣資級以與安氏贖其身貰其罪使道人漁子遍招于邦域至　以為鳴谷山長教誨皆蔚成就人材後又上疏論其有將師之才

公以高才邃學始拘於門地中被世累終爲成李兩賢之株連流離危窮以沒其世可勝惜哉惟講明理致以修其身且以傳之來世今沙溪之學爲世所宗則公之於斯文亦可謂與有功焉其餘開導成就者如金之敬公集守夢鄭公曄藥峰徐公渻監司姜公燦許處士雨或以道學或以宦業傳道後生輔毗王家則公之身雖困於世而其道則不可謂不有光矣

仁廟甲子沙溪與鄭守夢上疏略曰臣等少從宋翼弼受學翼弼文章學識超絕一世與李珥成渾爲講磨之交李珥旣沒李潑白惟讓輩仇嫉珥渾延及翼弼必欲置

之死地而後已可謂怨甲移乙之甚者也翼弼之父祀
連乃故相安塘孼妹之子也祀連之母旣已從良祀連
又以雜科出身連二代良役且過年限者不得還賤昭
載法典而潑等以祀連上變爲安家子孫之大讐乘機
指嗾蔑法還賤其時訟官或爲守法之論則潑等輒毆
逐之至再至三而後始得行其志祀連雖得罪善類翼
弼雖犯衆怒豈可以一時之私憤而屈祖宗金石之典
以快其心哉肆我 宣祖大王復發開釋之端而翼弼
尋亦論亡至于今日日月重明幽枉畢伸而獨此亡師
之寃尙不瞑目於泉下噫亡師生未爲 聖主之知死

不免賤隸之名此豈但臣等隱痛於心國法一壞末流難防此亦識者之深慮永歎者也（并墓碣）

有玄繩集一編而與成李兩先生往復書也張谿谷維嘗論之曰栗谷之言真率坦夷牛溪之言温恭懇到而龜峰則意象峻潔自待甚重其言辯矣其學博矣又曰觀此議論此老胸中殊不草草（墓碣）

宋翼弼雖繫寒微天禀甚高文章亦妙如柳深烟欲滴池淨鷺忘飛之句度越諸人非徒清葩可貴理亦自到（晴窓軟譚）

余未得見龜峰翁而得龜峰詩稿才高而意曠趣逸而調

絶出於性情而不假以文也根於天得而不絢以色也紆乎其餘泰乎其放也和平寛博之旨不失於羈窮流竄之際優游涵泳之樂自適於風花雪月之間其庶乎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矣象村題跋

宋龜峯交遊牛栗天資透悟剖析精微人所不及詩詞絶妙世多傳誦學者亦多從之但其家有世累而不思盖覆身居賤流而過自尊大鵝溪相位極人臣而每以短札通書外面書曰汝受拜狀其於牛栗固以平交角汝矣以此為世所憎久矣及牛栗被斥黨人輩欲加醜於牛栗勸安氏子孫起獄欲將龜峯殺害乃與兄弟家百餘口

亡命逃竄 宣祖命搜捕定配龜峰謫漸川遭倭乱得
放猶大言高論譏詆時事到處户屨皆滿竊意其人有
竒才絶藝而其學乃靈明之空見非有躬行心得故其
處身行事如此雖非異端謂之學問則未也 澤堂別集